

3人散文

黄继豪编选

EP 教育出版社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十三人散文

黃繼豪編選



教育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编者序.....	1
写在『十三人散文』前面（王润华）.....	2
郑英豪作品	
枯叶筒.....	6
被山雨切开的十二月.....	8
立于反风向.....	10
第七街日记.....	12
林山楼作品	
离亭日.....	15
渡河的人.....	17
自度曲.....	18
黄昏事.....	20
陈采水作品	
恍惚和寂寞.....	21
莫邪作品	
日光河.....	23
地平线.....	25
无端.....	27
文愷作品	
沙迹和浪.....	29
废墟与城.....	30
薛依云作品	
青山之外.....	32
谁伴我醉青山.....	36
谢清作品	
沉思手札.....	39
孤灯夜笔.....	43
植树.....	46
一个患上恋海症男人的症状.....	47
海滨·夜宿·诗情.....	48

潘正镞作品

泪的祷语	52
房中蝶	56

南子作品

另外一种鸟啭	59
--------------	----

黄继豪作品

节目的恋歌	61
雨落在三里外	62
木碗之歌	64
朝圣	67

西河洲作品

二叶	69
二叶之二	71
羽雨	74
踩过此叶	75

林鹤华作品

沉思录	76
-----------	----

沈璧浩作品

我在山头	81
组屋	82

编者序

散文的身份一如诗，在新马始终是蒙昧不明的，这种暧昧的现象使到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任何一个可以操纵文字的人都有荣膺「散文家」之可能；也使到创造的意义与个人的创作才具日渐消失。很少人肯看清一事实：写作与创作并不相同，会写作的人不一定就会创作。写作若与创作等义，则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与超凡的观察力毋宁是自欺欺人之谈。

创作的真谛被扭曲，文学作品中的匠心便难免被客串社会学家的文艺批评家视若无睹而含冤莫白。为了不想让新加坡文学在这种阴影下背光生长，我个人便只好不揣匪薄地以作品的原创性作为主要的甄选标准，毅然编起这本散文选。我始终认为：唯创新才是创造，一个有志于创作的人应具有一颗开放的心灵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而不能老是忙于临拓前人的碑帖和固守自己破旧的城池。本此义，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作者便全都是肯拿起文学的试管从事新试验的青年诗人，他们各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字方程式，可以制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于他们的试验品是否将达致成功，这有赖于历史的评定，目前要对他们的成就下个评估似乎仍言之过早，因为他们大多年轻得象一辆未驶足一百公里的新车。但至少，由他们的勇于自我超越我们已可见出其速度及他们与那些在模子中墨守成规的文匠大异其趣之处。我们的文学作品总不能老是处于死含着五四之奶咀的摇篮时期。

末了，我要特别感谢教育出版社总经理何家良先生慨然允准出版本选集，何先生对文学的这种热忱，表示了新加坡文学将大放异采已指日可期。

黄继豪识于公元一九七六年五月底

写在「十三人散文」前面

王润华

(一)

「十三」是一个有犯禁忌的数目字，可是这十三个新加坡长大的青年所拥有的创造精神，使他们扬弃迷信，不信旧的邪说。因此「十三」这个数目字，便象征他们要破除文学上不必遵守的陈旧规矩的决心，因为在文学创作的世界中，太过迷信便没有创作。所以本集编者说：「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作者，便全都是肯拿起文学的试管从事新试验的青年诗人。」

这十三人全是以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诗人，其中象文恺，谢清、沈璧浩、南子和莫邪等人，横行于诗的江湖上，已有很多年了，各有一套功夫，目前已有头有脸的诗人。写诗是这十三人的正业，写散文是他们的副业。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认为写散文，仅用右手就够；也没有把写散文当作是一种杂耍，有取悦讨厌诗的大众之意。其实，他们左右手都一样有力量，每次出手，都一样重。这十三人不但都是诗人，而且多数是朋友，经常走在一起。我从遥运的地方听去，也听得出他们正朝向同一个方向走去。

把十三人的散文选集，一篇篇摊开桌面上，细心的看一遍，反复的的考察一般，我发现里面流动着一股小小的新潮，播放着一种新风气。

(二)

这种散文还没有正式通用的名称，目前还在散文这巨大的名称之阴影下。虽然如此，它的乳名已经被许多人呼唤着。有人叫它做「创造性散文」，有的人把它称作「现代散文」。它这几年如长春藤，在新加坡的土地上四处蔓延，它小小的花朵，恐怕还没十分引起爱花人的注意吧？

它之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散文」，因为这种文体的作者相信，散文也是一种非常可以锤炼的文学类型，它不必永远留在诗人的嘲笑里：「坏的诗，象一座倒塌的破房子，或松散如沙砾的散文」。因此这种散文讲求整篇的结构，注重整体性，另一方面也大胆的将文字创新地试用。所以这种散文从小说、戏剧、诗、哲学、心理学吸收了很多技巧和真知灼见。

本集中所收郑英豪的「第七街」，全文组织如一篇短篇小说，文字有深度也有弹性，短短一篇，如一小片香口糖，放进口中，来回咀嚼，还是有味道。象下面这段，冷漠的透视一条街在黄昏时的情况：

一条街便是一截川流不息的血管，流向市镇的各个脉门，长街上的落日与其说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幻影，倒不如说是生活过程中的一个讯号。它的对象是人，以及为人所奴役的各种器物。尤其是在暮色的催促下，出现街头的各种类型的车辆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的行人，都迅速的被赶进各别的门牌户口。

最后一句，不说他们「各自回家」而说「被赶进各别的门牌户口」，因为这是写电脑化的工业社会里人们的机械式生活。本集中谢清有一篇「海滨、夜宿、诗情」，第一则「海湄夜谭」就是一幕顶好的独幕诗剧，其中有一部份是这样：

他躺在营中最沉暗的角落。时而参与营中各人的交谈，时而沉默无声。没有人看见他的脸。他静静躺在营中，海风由营侧的缝隙刮进来！吹凉了他半边身子

。他从黑暗中望去，营中的各人看似那么的近，却是那么的远……枕着海涛……

作者把外在的物象缩小或放大，肉眼所见，本是平淡无奇的现象，也就呈现抽象意趣了。所以才有「他从黑暗中望去，营中的各个看似那么的近，却是那么的远」之句。南子在「另外一种鸟喙」里，竟把平凡的阳光立体化：

我完全甦醒的时候，阳光如晨曦的报纸，派在我的床上，亮得一地都是新闻。

所以这种散文作者，对大自然的一景一物，对社会的一动一静，都加以锤炼一般，然后带着艺术的力量呈现给读者。

(三)

我们也称这种散文为「现代散文」，因为它是绘画，现代小说，现代诗，现代音乐的兄弟。艺术所以加上「现代」二字，意识着每个作者都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艺术形态与本质，独创是他唯一的信仰；每一篇作品，都是一种试验，不是复制品和仿制品。他们要将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事物表现出来。因此这种散文，并不是摄影室所拍的照片，镜头永远对着死板的形象之正面。除了肉眼，写这种散文的人，随时随地借重记忆之眼，让异时异地的事物与印象，在意识之流里出现，此外也发挥了幻想之眼。上面提过的莫邪的「无端」便有意识流技巧之出现。沈璧浩的「我在山头」便把「听无声，看无象」之世界呈现出来，其中有段是这样写：

我的脸庞发麻，阳光一直都停在我们脸上。此刻，静寂如一张绿色的被褥，覆盖着群山。我佩服群山能在这样的炙日下，睡得如此安然。甚至，刚刚过去的一场浓密弹火，也没法吵醒安醒的山。……

我们背负倦意向前走，莱福枪横在手上，渐渐感到重甸。走着，太阳那个可恶的家伙，挥着一枚铁槌，在我的头盔上一下一下的敲击着。头盔上插着的杂草

有一些掉下来 ……

「背负倦意」是尝试把华文折叠成别的形状，然后再做别的用途之用法。郑英豪在「被山雨切开的十二月」中「流线型的日子」一句也是把华文「现代化」的一种努力。目前的华文，应该随着生活而起变化；要变化，则需要有人开始大胆的试验。写这种散文的人，我想会在这方面带来贡献。

(四)

为了要从临模走向表现，从外在走向内在，这种散文多数从个人出发。作者做文章时，不再板起脸孔，处处为圣贤发言，以虚假的人格为体。相反的，作者坦白的、直率的，天真的向内在心灵挖掘，所以有时全篇是一段「内心的独白」莫邪的「日光河」与「地平线」便是，有时是一段段象征性的场景，黄继豪的「木碗之歌」便是。他们一如唱心灵之歌的美国黑人，痛苦就叫，伤心就哭，快乐就笑，从来没有想到要装声作势，要寻找闲适的格调。也就因为如此，我们从这些散文找到最真实的这一代的声音。

枯叶简

郑英豪

老于青色

你流泪，象雨中的湖
home ,sweet home
几朵白莲

——牧羚奴：蝉声过程

1

某人为一朵假花的凋亡而走进僧院，你应怎样斤两这段情缘？我长大，我的平凡该不是错定。古典是古典，现代是现代。

2

风吹来，我的短发屹立不动。当年傲立山巅时的乱发，此刻却成了我沉默的回想，第一天走进青色就遭逢偌大一个发劫，至今不必买发油。这头发刺可以兼司刷皮鞋的工作。

3

午阳带毒的锋芒居中罩下，我们席沙而坐，不作任何选择。前面是一条向下陟斜的红石路，身后响着喧嚣的人声，天气那么干燥，仍有人放弃可享的宁静，一粒粒石头从四面八方来回丢掷着。顷刻间，酿成小小的战争。小石子时会在你的钢盔上敲出铎铎的响声。想远远离开战地，但双脚却动也不动，一直木讷在那烫热的氛围。一点一滴焦思，浮现在我沉重的脑钟中。

4

我庸俗且麻木地咬着那根水草，百事可乐沿管流入我的喉咙。一阵沁凉和快感，很快地把我自苦渴中救醒。挥去额头粗大且凝重的汗粒，我已烧赤的心，跳着跳着。

5

雨意外地降临下来，那么潇洒那么豪放而又那么盲目。一瞬间，刚才的炎暑已空无如蒸汽。我们置身雨网，怎么逃也逃不出壮雨西西沙沙的围攻，透过繁密的枝叶有力的倾淋着。我披上雨衣，但意识全不在雨衣内。一些同伴曲膝靠坐在大树下，梦着雨虹中的家，好一个下午 ……………。

6

掷下圆珠笔，一个字也规划不出。昨天青色，今天青色，明天青色，天天青色，我说话的能力就是被满腔满眼的青色所俘去的。平均一星期才说几句由衷的话（几句和青色无关的话），如此接续欲断，象吹着一个漏风的气球。我不知道贯串生命的小品几时才能竟稿？但你必须挥霍，且你必须同时创作无数璀璨岁月。

7

我颇冲动，急于完成那六百万言的武侠长篇。

被山雨切开的十二月

郑英豪

昨日以后，我们就跳出锄头的势力范围，跳出圈圈点点点圈圈的奇思，跳出方圆数十码的酸柑园，一切的一切，都在雨洗中成为过去。

当我回味着酸柑园的酸时，安坐着的你和我，却正面向黑板蓝天白纸墨字眼花缭乱的对流，又一度翻读那份非甜非苦非咸非硷的黯然情调。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形容，它甚至也不是酸的。

流线型的日子，日历一张张地被这双泥染过的手所撕碎，仅有薄薄的几张也被撕完了。当你挂上新的日历牌，当你知道两颊的汗珠已经干涸，骤觉黄泥路已隐退到荒山的背景里，而煦阳再度踏出它掩雨的门户时，十二月，凄美而薄弱的十二月，已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迷远，迷远得只能从日记簿中找到。你应问，这是什么季节？一忽儿是欲罢不能的晴意，一忽儿是铿锵有韵的雨声。我能否停留在那场动人的雨中不走，和那阵山雨同化？

「不走。」如果事由人主的话我就这么说。停留在那个优美的时空中，就等于一次出发。

回忆着十二月的那场山雨。在雨里思索着甘美的唐诗。想着无数山深、蝉鸣、春晚、花落。雨后立刻看到王维在小径上漫步的背影：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

他一句一句缓慢的吟咏着，同时弯腰拂掉衣角上的泥泞。令他感动的不只是那幅景观，而且也肇因于那份禅趣和自我的参入。

走出树影，走出蔓藤爬满的木篱，走出酸柑园，更重要的是远离那场山雨，却怎么也洗不掉酸溜溜的滋味。多么希望这些酸味永驻，且与那束湿濡的日子形成我记忆成熟的初部。我怀念着那阵滂沱山雨从君临到殒灭所给我的崇高享受。

现在，雨季过了，酸柑所给我的印象也在变易中。我乍觉，世态和人情的变幻，也好象当时那阵山雨那样迅速，来时不及措手，去时景象全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化为一阵阵风雨，来了又消失掉。走进酸柑园之前，我被那颗乐观和幼稚的童心遮盖着。等我懂得忧悵和辨析事理时，却是走出了酸柑园以后用山雨来比较事象的我。我感到，我的存在是坠状如山雨之滂沱的。

这些都是抓把锄头的过去。你也感到有些什么可怀可念的吧？如果你也想一温真正的自我，一温酸溜溜的无穷滋味，我想你必须细细去回嚼山雨沐洗酸柑园时的过往。那份纯朴就是无限生动的语言。



立于反风向

郑英豪

1

立于反风向，微扬的衣角卷着新尘。我跃空的身段被山的弧形平切为二，且被折腾以荒漠广袤的哀深。山的轮廓是另一串要把大地困绕的飞升的烟。一颗大大小小的红太阳从正中把我捉得牢牢。我半透明的啸声类鸟，斥责着压在头顶上嘲笑我的云。

溃血时，我只让彩羽附体，只让肺囊内涨满那些热情洋溢的浪漫的风。

2

必须变成千孔笛，你在我守护的堤岸上是一节动人的音乐。在这块瘫痪的土地上，我唯有指望那些铿锵的声音把它痊愈。

当你玲珑的船向我的方位靠拢，这堤岸就会有一种潮涨的欣快。而含情的水面上，一枝爱意涓涓的笛曲就张开释然的双手，等待你穿越芦苇，典雅如神话般向它委身。

3

驻足于光的齿链上，我拒绝逃亡。细听岁月飞扬的马达声，时分秒的快车就在我眉间卡察而过，留下一些CO₂，一些惰性颇重的沥青便自眼眶淌下，铺成泪路。

你去了，在绿荫掩盖的途中拾起我的视野。密叶在你的图案和我的眼睑间堵成一座厚壁。我不断在壁与壁间穿走，寻找失去的耳膜和瞳仁。终于，我找到一只落寂的红鞋，在墙角下暗泣。

4

我拨不开那水月的朦光。这道朦光自我有形象开始就跌进苦皱的湖面。在此目盲耳聩的恶魔之夜，我坐在色调贫瘠的构图里，思考抽搐的悲剧，静伫椰干轻轻点破天宇。

同时，在你设造的天平上，我已没有所谓平衡，既然影子已在一场风沙中被枯叶驮去。

此后的日子是天天撒网把它捕回来。

5

我们勾划着海洋的鼻子，当我们安躺在木筏上痛饮去来的雾。我是不是一粒凌空的汽球，时时感到那份断线的怔忡？*LOST HORIZON*

我不能容忍自己无状的愚騃。有一种逆耳的语言始终要从喉管夺路而出，一种不被承认的身姿始终要站在千百只怒目的跟前。

6

逆航的人这么说，我是一种忘怀风向的动物。他顶看一艘无舵的船向经纬的虚数启航。

他深知他是一块炭，一根不想就此燃熄的火柴。他低声告诉一个名字：我在闪烁，我要燎亮一盏向黑峡照明的昏灯。

七四·十·二十

第七街日记

郑英豪

又一个断念的下午在阵阵浮光掠影的交触中湮没。坐在书前，面向一排排钢铁书橱和接簷的长窗——这知识的迷宫，一种几何的立体感便在心中矗立，四周白色的墙壁反而显得悬虚而不实在。很想就把四壁推倒，好好地观赏一次斜晖照临下的长街，这是我长久以来埋藏着的一个奢望。虽然，对一个错过太多风景的现代人这也许只能算是一个荒谬的兴致。经过了整个下午的酷刑之后，抬眼望向斜芒闪烁的窗口，宛如重见久违的良朋，昨日的梦思优雅地在玻璃窗外翻飞。如此沉默许久，直到真挚的阳晖掷到跟前把我摇醒。

于是挟书下楼，步履心烦眼蒙肚饥遂成了我在黄昏以后一贯的形态。在长街上踽踽独行，迎面便是刺眼的夕照，灿绀一地，温馨中予人以盈然的神秘感，许多神话形式就是在这种幽微之中完成的吧？刚才绕腹的沉思积虑，如残留的野火，也在暮色四拢中一点一点地融却。我只想在必日前捕捉些许短暂的慰藉，来填补那苦烦的疮伤，我良心的火山咀。每天，都会有一些骇人听闻的噩讯在这里爆炸。有时是罗马机场大屠杀、世界性粮荒、流血政变、港口污化、教育危机，有时是咄咄迫人的大考小考，等待你磨利自己的银刀在竞技场上交锋。而在我记忆的深处，这些日子不是太多的书待读，便是没有好电影可看。岁月的交替难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程序？我的选择竟然只是一个铜板的任何一面！而事实上任何一面都是对岁月的一次腐蚀。可怕极了，

这段岁月。

当然，每个故事都注定是平凡的。当它面临时间的冲刷，它显现得如此苍白。我的日记簿上永远是这类平凡故事的补笔，一种浪子情怀便是我对自己的写照。可以在萧索的雨天躲进咖啡室兀坐，看雨落阶前的机械性动作，陶醉在一个禅宗的意境里；也可以花一个黄昏来想象那种「瘦马驮诗天一涯」的清癯。等到我知道自己已是钢铁和工业文明的俘虏时，一种禁锢不住的悲哀，便象一头恶兽那样向我狠狠的扑了过来。

一条街便是一截川流不息的血管，流向市镇的各个脉门。长街上的落日与其说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幻景，倒不如说是生活过程中的一个讯号。它的对象是人，以及为人所奴役的各种器物。尤其是在暮色的催促下，出现街头的各种类型的车辆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的行人，都迅速地被赶进各别的门牌户口。那么多麻木的面容和那么难挨的隆隆的市声。这一切每令我想起里尔克笔下甫到巴黎时的马尔泰，他就是被无数张疲乏的脸和这种垂晚的街景迫得忐忑不安。那丝无以言说的悲剧情绪便透过小说，不由地把你层层弥漫着，教你错觉自己就是马尔泰。可是我不在巴黎，我此刻是站在自己天天践踏的土壤上。

穿越斑马线，行经一排店铺，走进生命拥挤的广场。炎夏的气味和走动的鞋声令人想象到一日的劳作，而在我眼中浮现的却是一个里尔克悲歌中的意象：生命中的群树。这是一句最人间性的咀咒还有一句最崇高的赞词？我只直觉到一座茂密的生命之林就象喷泉般在广场上生动地滋长着，里尔克式的。而浩然的群树中也会有懦弱的一株吧？也许是你，也许是我，也许都是，群树的意义是竞相高长，掇取最新鲜的雨露和阳光，这不就是千古以来最真实的人间群相的升华吗？里尔克的诗总使我联想到这种生命中永恒的纯粹——一种没有恐惧，也不急于抵达目标的成熟的存在经验。一如他在另一首哀歌中所歌颂的无花果，永远以沉静安详的姿态站立在我跟前，感染我以其平凡的深度。

思维是一辆辘辘而行的车，负荷不了一个太重的躯体而常常发生车祸；车祸后的

惨状不时在我心中隐现。不知从那一天开始，我便把自己想象成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阿呆的一生」里面的人物：「他环顾人生，没有什么所欲获得的东西。唯有这紫色的火花——唯有凄厉的这空中的火花，就是拿生命来交换，他也想把它捉住。」我也宿命地相信心灵是一个寂寞的猎人，象海明威，象芥川龙之介，象里尔克。我每天的猎狩只为自己带回一张清瘦的人皮。心中的阴影，使我预见唯一被自己所射获的猎物将是我自己。一种本然的催唤使我天天往返于这条街，风雨不改，凭藉了行路时的片刻时间思索许多纠缠不解的疑惑，这个情意综常常使我感到迷失。直到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读完「马尔泰手记」之后，便完全安定不下一颗徬徨的心。更多的自我就象长街上的车辆，在运运的转弯处消失掉。每日平淡的过程使我忍受不了这出没有高潮的戏。虽然很久以来就想学芥川龙之介那样拥抱一个生命的火花，可是我连半个火花都看不见。当我自责且内疚时，我只憎恨那个挥霍了太多生命的过往。我很清楚地知道什么都可以舍却，除了那种叫做「时间」的金矿。时间就是那保养不住的奇珍，每天在你灯熄时化成一缕烟飞逝。

步上天桥，一张活生生的街道图就平躺在我脚下。乱如星点的车车人人，使我深深地厌倦了这种尘与嚣的混沌。天桥上所看到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象码头的箱运，存进一辆心灵的货车。每天睁开睡眼以后所发生的每件事，就象那些重货，以一定的重量使我窒息。「人生比不上一行的波特莱尔」，艺术家的手笔是最真实的预言，这样一句叹语竟使我呆默数日。站在天桥上，一想到这句话就吞不下一口锁喉的浓痰。波特莱尔这位具有魔性的天才诗人宛如就在天桥下经过，带着他那些刻划人间群相的诗篇。

一周前，在我日记簿上记载的是一樁苦役，坐在考场上等待最后一个试卷时还战兢兢如临大敌的心情至今犹有余悸。现在，我的日记是一张长长的书目，引导我走向未知的精神领域。昨天因为读不懂尼采的论文而改读海明威的小说；今天是一本「杜英诺悲歌」；明天，我的功课是卡缪的「异乡人」——那个被誉为代表人类良心而却死于车下的卡缪。

离亭日

林山楼

自白之一：

—— 吾竟发现：吾是不潇洒底人！

宛若约，所有失踪两载底感触皆随身份证归来，赠心一则传说：悒翠今晨向岁月辞行，如斯高声预告 此去经年，秋将苍白叶叶日子！

现实设计我们，
我们无从设计现实！

遂成爱怀念的人，藉阳光细观少时。曾任两耳饕餮铃声任师长书籍绣心千针纯洁万针无邪。曾是学徒，长长细纱藏长长理想。曾居风风之梦土，只是当时茫然啊当时竟茫然！而今，串串过去是串串美丽，串串过去是串串苦忆！

必须有历史，
必须有痛楚！

啊所以，美丽的今日竟不美丽！心是暮，惆怅问落日：自钟声里走出，明晨你将先灿烂父亲底焦急，还是吾底忆忆颗晶莹？呵明晨，吾该先读谁底维纹，父亲的还是母亲的还是镜子的？

谁是无梦之人？
谁能梦尽自己的一生！

吾是河，两岸悒翠翠成吾底愤怒，吾底痛苦：原本之吾在何处在何处在 何 处???

今日阳光复是昨日阳光，今日之吾复是昨日之吾：春天很远，花朝更远，吾不见走向海的路，吾看见雾坐在前方，朝吾乱笑。朝吾乱笑！那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雾！！

——吾竟证明：吾是不潇洒底人！

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十五时半



渡河的人

林山楼

楚楚！

欢愉的水花必印欢愉，在妳左足，在妳右足！

千枚蛱蝶，自千山外的千山飞来，在你耳际轻轻歌，轻轻地歌：这是第十八渡，小小的秀气的渡河人啊，渡正开始，翻翻行于风里，你行于河上，行于欢河上，悦然青青两岸齐声读出水们的祝祷——黄昏仍仅惆怅了自己，在此渡，妳仍是以笑招待消息的少女，善划昨日入今日，绣织虹霓以苦雨！啊小小的渡河人，东北季风迷途在东北，十二月的雨走不出十二月，而昨日的烟昨日的云，坐在传记里啊坐在传记里，快乐地以你灿灿的笑书写：

欢愉的水花必印欢愉，在妳左足，在妳右足！

楚楚！

七四年六月十五日二十三时

自度曲

林山楼

★ 葬年曲 ★ 焚给七四年 ★

何在？桃源！

吾是一枚苦果！当冷冷底标着「1 2」的钟声走入吾耳，于黑黑黑里，吾用力咀嚼自己，以艳绝的苦提醒苍白底神经：这是葬年时！又是葬年时！

「桃源望断无寻处」

所以穿着孝服的雾们很伤心所以街灯哭得没有了脸所以北来底风不见归路不见归路底北风不断哀嘶啊所以怅怅是每一景底名字所以！所以回忆竟是一只坐在墙角读着风尘的开了口的破鞋！

「桃源望断无寻处」

这是驿站！出发的更鼓在招呼脚步！吾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憔悴的烛火是我，暮色是册册昨日的颜色，请给我刀吧七五年你这汉子，请给我刀，于一挥后辞别成熟的央央愁！此去经年，我是山，不牧晚虹，只收集潇洒的云，洒脱的风！我是山，山是我，我不问，不问：

何在？桃源！

（注）：「吾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乃出自周梦蝶诗「菩提树下」首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

★七五年元旦★

★ 渭城曲 ★ ★ 献给楚楚 ★

渭城朝雨浥清尘

黄昏雨落黄昏雨。黄昏雨雨着来临底离时。引擎声冷冷冷冷引擎声。引擎声声声冷冷唱：三叠阳关阳关三叠！

客舍青青柳色新

不能跨越！车之墙竟是边界！不能不能跨越！所有的话语都是黄昏雨，所有的眼色都是今日黄昏：浓妆的秋天潇洒地走来此街，采着，采下，一朵依依，又 一朵 依依！

劝君更尽一杯酒

苦色是唯一底颜色，这是离地，离之时已近，待发的是车轮，已发的是千行晶莹千行叮哼！秋天是唯一底酒秋天是唯一底酒，你我同饮！你我痛饮！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离地，此是短亭，此是长亭，阳关在古代，阳关在现代！车之窗呵车之窗，开向阳关！楚楚，引擎声声催发，读黄昏星的光光仅能凭紧握十指记取：种在眸子里的笑，种在掌心的信约！楚楚，此去此地所有阳光随你去北故里，南方小楼上，我与黄昏星一齐起居！我与黄昏星一齐起居！

黄昏事

林山楼

印向黄昏，你的脚印她的脚印，印向黄昏!!

幸福旋转着幸福，烟花花着前面的路，黑眸依依读黑眸，你知道她知道：未来经已获名，且已定名；她知道你知道：从此阳光是诗从此雨丝是词，而星子，星子是小令，月宫是藏美丽故事的宫殿，吾人早有誓——白头后，我们将升天，去慰嫦娥去慰吴刚的寂寞！

听风是歌，观花有梦，你已不是那爱坐在水湄吸烟的少年，你的心驻扎千座高山，你说，倾心所有的欢愉，你说：昨日，我是爱流浪的云，浪般流走太多日子；今日的我已是恋家的山了，今日的我只爱在灯下着急——我住的小楼，有风也有雨，而你望北的窗送来的风雨可曾提醒你要盖被？

黄昏事！啊啊黄昏事纺织你的明日！你如斯清楚：古典的妳在招我，招我会战明日，古典的妳在支持我消瘦，消瘦明日浩荡的风沙，风沙的明日是辉煌的明日，辉煌于妳耀耀信心上辉煌于我景景感动上！

印向黄昏，她的脚印你的脚印，印向黄昏!!

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三时

忧悵和寂寞

第一篇：忧悵

陈来水

告诉我忧悵是什么？这些日子全然不占着他的心头。况且步履已经走得这样远了；走得这样成熟，那些惘然、神伤、哀着的图叹又是什么？必然的是一种很陌生，极暗淡的色彩。尤其是着了绿戎装以后，我以枪尖护守誓言，不分晨昏的在山山水水环抱底下屈身，流转，纯然已忘了生命里曾有过的感情。

有时候的早晨，我们列队，操着整齐的步伐，踏着生命的真实，一排排横列在堤岸旁，和着海啸，和阳光，唱着我们的辉煌之歌。于此刻，我的心灵是否已随着那冉冉升起的旗帜而飞扬，而旷达呢？眼忡忡中，给我的感觉是：我的鲜血凝着；我的神经窒息着；我的忧悵已流落天地间，且苍苍茫茫。

还记得去年的一个晚烟中。我们露宿在山巅，寻找一朵忧悵的云；一片忧悵的凄清，可是漫漫山头，荒草栖栖，我们什么也寻找不着。当时，你我皆为一种备战的心理所严摄；大家皆为这将跋涉的夜所恐惧。一下子便是暮了；一下子便是夜了，天际随着亮起星图和圆月，照着我们前行的路，那路是遥远的还是短途？是惶惑的还是凄清？只感觉我的心中潮涌着一片万水千山；绘着狰狞人的夜；诉说不尽的沧桑。沿着跋涉的路途。你应该告诉我你的筋骨如何在夜中崩溃的故事。你应该告诉我你的心灵如何在夜的腰肋下萎缩的景象。你更应该告诉我你如何一边跋涉一边唾弃圆月和你的心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去年的一个晚烟中。结果我们什么也寻找不着，回来后，大家皆脱掉上衣，拼命的往自己的身上擦拭。我却吊起心灵，拼命的激打！

自那时以后，我们什么都不去寻找了，发觉梦幻原也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于是每个生命每天都去唱一段现代生活麻木式的歌，逃入一段空茫的世界。而我却潜入更深的渊底，希望藉记忆收复我一些飘移游漓的情感——还记得那年的晚钟敲响我们离别的怔忡吧！大家的神伤都盼望岁月的马达声能够再飞扬回两年前的学院生活时，时光的步履却重重地踏落我们的躯身，鞭鞑我们奔向另一段际涯。于是，枪杆，绿戎装，山山水水，另一段驿站，我们再也踱不回头了。

第二篇：寂寞

罢罢，不要再提胡马刀的故事；不要再说笙歌的话题，举杯对影不免令人神伤。此刻，你们都走了。岁月也走了。大家都跃马逐鹿中原去，仅留下一幅凄清的夜，挂在天际，挂在你怔忡的双瞳中，还有什么话好再说呢？那段相聚狂歌的日子再也拣拾不回，犹象山涧花掉，片片付诸流水……。

或者就到街头流落吧！不要再伴室冷孤灯，即使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中寒之夜，我亦宁愿踢动着影子相偕走完一灯一街，让心中的失落焚成夜色。虽然不是花雨季，见不着寒风抖索落叶；酷打墙角。可是虫鸣，自哪家的宅院。我看到对面的天主教堂凄凄的兀立在街旁，教堂内一两点昏暗的灯火，沉寂的摇曳在夜的朦胧中，我发现了一两点寂寞的凄清。而更沉寂的是这夜，我企盼那教堂钟鸣再响，响彻这大地的方圆。

路是无有尽头的，街也越走越长，混乱的心绪是否越理越清？我无法问夜获取答案，答案却遗落在夜中。回来后，擦拭面上的夜寒，失落是否已焚成夜色？我把一瓶黑啤酒咕噜咕噜饮尽。罢罢！不要再提胡马刀的故事，不要再说笙歌的话题，我在日记本子上抄下一段：哪！寂寞自何初始……

日光河

莫邪

不知怎的一下子好几个人问我，你在做什么呀？天天在家里会不会薨？

啊，这样叫我怎么说？好象自己很不争气似的，我没做什么。不答吗，人家关心你才问你；答吗，真叫人难为情。

不过这又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我还算天生疏懒的一种，比较积极的，去登记失业，又到处申请工作，一看到征聘广告，不分青红皂白便冲过去申请，此外大部份时间便出去踱马路，大家谁也别笑谁。

一个炙人的下午我跟一位同样沦落的朋友在路上游魂，我脚著一双懒洋洋的男庄胶拖鞋，一路死气沉沉作响。她怪我这幅德性难看。我说，失业的人是这样的啦。前两天我也这身打扮便坐在一家鞋店里，试穿了一只标价二十元左右的皮鞋，然后摆摆手说，我改天再来。

那时我只有搭车的钱吧了；所以我说改天来没有说我考虑。改天也可以止于试穿，假设到时候我不幸仍然照穷不误。因此这句话既不欺骗对方又对自己起激励作用，是不？

现在居然懂讲这样两全其美的圆词了，难怪有人说我妥协了很多。

但把你在做什么呀仔细想起来（不敢称为分析）不是怪难受的；你看，从我们这一代的人口去分门别类，最优秀的人才据悉颇有外流的危险，接下来的一部份是本身条件足以选择高薪职位的，等而次之轮到这批屡试屡败之辈，惟有闲居养志。这样一来，谋生能力无形中渐渐消失，白白消失；好在本来就没有壮志可言，否则此刻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恐怕更是别有一番凄凉。

有位好玩的朋友就说，你们念完大学也很老了，还是嫁人算了吧。

我一字不漏传达给一些友人听了，一个个惊叫一声之后便骂。大家都在保持现状；每天翻报纸搭巴士填表格印文件，而竞争人数之多，一哄而上好象又要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挤个有你没有我的样子。现代是这样的，现实是这样；没得说。别去想它。

一次陪同学去交她的表格，进到一个喷水池边歇了一阵子；我突然说，还好我们都失业。

还好？哼。她惊奇的笑道。

是啊，不然我们怎么可以坐在这儿看喷水？她一听真正的笑起来；因为我们刚刚评过这道水花怎么歪歪的好象喝醉了，那条又多么正派地喷着，靠近我们这个真象个性急的小孩一下下跳脚。这时我又想到电影里常有人在喷水池边唱歌绕圈圈，想想真气人。去他的。还亏我们也是坐在一个很工巧的喷水池面前，可是心情却干巴巴的一点轻松不来，浪费了好端端摆着这一片何似在人间的禁地。再香格里拉的风光便又怎么？又怎么？

其实谁不知道生命并不等于呼吸，然而慢慢觉得自己纯然是在呼吸，哀莫大焉。但无奈，只能呼吸着，因为一定要呼吸着。

于是我想到了，哪天再碰到任何一个混帐家伙问我，你在做什么呀？我一定说，我在呼吸。

有一天我感到雨接力般跟踪我，真的，暴雨丝雨呼风的冷雨，跟着我早上出去中午回来，甚至深夜临睡凌晨梦断无不是雨；我才知道雨原来这般恶心。我真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不肯停的雨，滴滴咕咕的雨。

不过，反正不是雨也只能是那一个太阳。天空变来变去又有什么更新鲜的呢，所以我想讨厌或抱怨是太傻了一点。天天要出去，天天要走这些路；难道也要天天嫌恶天气吗？

地平线

莫邪

几乎每天早上都因为不知道起身后要做些什么而懒在床中，有时因一夜辽思或涂写而不眠，就是非近午时分不离枕。反正迟睡迟起又不犯天条，倒渐养成个心安理得的习惯。

在家坐得闷了，便对朋友们咕咕说，这么窄的地平线！害得人类撞过来撞过去都要打架。世界上到处是战争，而和谈又情歌般唱个不完。不啃报纸吧，又不知怎样混日子。

以前一个时期天天要挤巴士，一次挟在人丛中时，一个朋友说，我们每天朝九暮五，俨然也是社会一份子了。巴士正震动得全车摇摇摆摆；我听了不禁笑得要跌。现在想起这句话，好象可以换言之为，无复朝九暮五地往返作息，我们就不成为社会一份子了。悲来乎。

寂寥的时候，居多呆呆看着床头那个散发的野女郎。她双手环抱一个土瓮子，曲膝半跪，眼睛昼夜不分地向前望。瓮子里不盛水也没插花，我不知道她到底要装下些什么，又不能问她，她是泥人。只好自己猜测她怎会这样不知何待且谁知又一待何时，怎会一直空手。

上午收到一封国外的薄函，读来竟千般思量。总算有人迢迢千里地尚记得起我，

不枉了朋友一场。虽然没有什么牵肠挂肚的话说，但活在情味日减的人间，一句无声的哈啰，暗自叫人心暖；尤其自己正值凉风暮雨天，这千斤惆怅更不堪细说。

一夜我本快睡了，偶而望一望窗口，淡雅的寒月在一空白雾中，被树叶分割得象是刻意安置的。我便独坐了半夜；月亮似也不移走，只冷冰冰与我相望。我突又发现原来窗栏之间结着一个蛛网。它似乎把整个月亮罩住了；从我坐的位置看上去。闪着银光，有一点象副大海螺的骨骼，用×光照出来的，我在杂志上看过；这当然要比别的蜘蛛网美丽得多。

但那些一圈一圈的蛛丝微曳的样子，却令我感到极不舒服。而蜘蛛不知藏身何处，我又没看见；这样使它更近于个诡秘的迷宫，仿佛随时有幽灵出没般。

没想到活人住的房子也会结蛛网的。这样想着时，吹进来的风也转凉了。

近来消沉许多，却不意人也怯弱得这模样，面对一个只有空架子的蛛网也自起了莫明的惊惧。心里所害怕的，是霜白的月色还是轻轻动摇的蛛丝反光？或是躲在不可知的角落里的蜘蛛？怕看它们组成这一框清绝凄美的构图？

一直坐在那儿，不想什么。忽儿觉得今夜很美，忽而觉得很可怕。我记得好久前看过一部古装片，散场我告诉同行的人；女主角一出现真美得可怕！

她很惊奇。什么美也会可怕？你真怪得可怕。

我登时沉默了。我想她不知道我在赞美，可是我不会解释，我不再说下去。言语原来常常失去作用的，连我这点感觉也不能传递。

或许我痴傻妄想；每种感觉是不同的世界，要她明白我的话自然颇为困难，所以她又觉得我可怕。人和人的接触不就此瞪目而视吗？

当然我是在说一些琐碎的小事；我，和我交谈过的人。我们是在一个地平线上，不过有时大家千里共婵娟，有时咫尺天涯。所以我想古人真聪明，象他们说的白云苍狗，替几世纪来的晚生之辈省了多少脑筋去想形容词。

不是吗？

我们只有一个地平线。

无端

莫邪

这是盂兰时节，比清明更为接近阴冥世界的季候。满街是木架子、三合板、各色灯泡和五彩图画凑搭起来的牌坊，显得闹哄哄；肩摩踵接之间，不知谁较谁更是尽情享乐了。

想也有点好笑，因为每一个驻足而观或经过的人，都身不由主地扮演了一个角色。

怕那股恶瘴般的浓烟，碰到这些棚帐总是加快走过。五颜六色的妇女们，一手掣着一大把香，红通通地高举过额，一手在鼻前不停挥煽，在那儿推涌着。

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有一次无意间一闪眼，窥见一只刮光了毛，皮白新鲜的壮猪，四足撑开披在一张长木凳上。

从此每逢这类场面，我更是可以走开若干距离便尽量绕远，也不敢望望三支巨型大香柱前供着什么。心里老是毛毛的。

记忆中有一个简单的小庙堂，在我幼年居住的地方。一到演酬神戏的日子，人们仿佛以拥挤为大有乐趣；我也在其中。不过我是远远站在树阴下。怕烟薰着，怕人踩了脚，怕漫空纷飞的纸灰。等祖母上香回头来找着了，四面逛逛，因为热闹吵杂的气氛产生出浑身的疲倦，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去了。

那时最大的快乐便是能得到一根颇长的冰棒，满是甜甜的红豆；五分钱。往回走的途中，一路上舔着它，无比的欢喜。祖母接着竹篮子，总要停下脚步和别人说话；有时说上一会儿，有时好一阵子，我就站在旁边吃雪条。

因此那些同样拜神祭鬼的景观，想起来尽管已很模糊，却远较长大了所看到的亲切，甚至有眷恋之感。丰子恺回忆他家祖母主持养蚕的味道，我想我也尝到了。

并不是说想唤回那串童龄，这必定的过程牢不能忘，虽说不能一下子变成聪明剔透，无论如何该晓得有些事物可以失而复得，有的则一去不返。逐年丢失的许多星样幻画，已渐了了，到付之哑然一笑的境界，何况隔得这样久远的事。走到那里一步步跟来跟去不肯暂离的祖母，如今也烟化去了。只因中元情景，禁不住叫人想起几许片段，似乎不足挂怀，但有时又会牵引出无言的泫然。

好久没听过李香兰的一首老歌，极动人地「提起了小时候，啊——啊啊，样样到心尖」；李香兰的生涯传奇富丽，我当然没有那么繁华的故事，只记得一个苹果和几颗红毛丹。

一次我到了宿舍，在袋子里发现了粒苹果。我知道只有祖母才会来这一套；她爱静悄悄塞给你一点什么东西。

我开始咬那粒苹果，一边忍不住就哭。

另一回是我回家来，她给我几颗红毛丹，郑重其事的说是好多天前特地收起专等我回来。我一看，触手的毛都萎了，打开来肉已经有点收缩，爽脆的弹性都失掉了，原有的清甜更不消说。

物质到底只是物质，收着日久终会变坏。不过我们心里是领略到的，给予与接受的双方在不觉中一寸一寸地移近，接触，感觉；两下里不须言说。有一天叫人想起，那早已过眼、毫不在意任它过去的琐细微滴，竟连一点点也是好的。

到得其时，沉默，看是最轻的，其实最重。心灵常因千言万言噎哽，所以凝而无声，这般况味，古来人已道尽了。

沙迹和浪

文恺

这是一个黄昏，夕照正蹲在水平线上呕血。

他走在长长的退潮的沙滩上，拾起一枝细细的波浪遗弃在沙上的树枝，在沙上写着他自己的名字。他写来写去，划来划去，始终不满意。他感觉很烦恼，为什么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自己满意。

他并没有划了一个名字就用脚涂去一个名字。他是划了一个写了一个之后，就略移动脚步，在另一片平滑的沙上写另一个；直到一大片沙滩都写上许许多多大小小横横直直的名字。

这时，他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向四周张望，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除了涛声之外，沙滩上没有任何人影。

他知道这声音来自虚无者。虚无者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到。他停止了划自己名字的动作，静静的望向远远的海滩外的一艘渔船。

这时，虚无者藉着一阵迎面吹来的海风对他说：「朋友，你在沙滩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一千次，你也不会找到一个你写得最满意的。」

「那么，我该把我的名字写在那里呢？」

「走远一点，把你的名字写在波浪上。试试看，看波浪会把它带到甚么地方。」
虚无者回答。

废墟与城

文恺

陪着窗外彻夜的雨，他的心哭泣了一夜。

他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醒来之后，在清爽的晨风里，意外地步入了一片废墟。

他目睹废墟中那些断裂的墙、那些坍塌的檐、那些碎玻璃、那些砖、那些瓦、那些横七竖八的柱子，感叹无限。他说，他面对着满地的腐朽和残缺——一种无可挽回的绝望。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背后有一个熟悉的笑声。他转回头，但却什么也没看见。只见废墟的边缘，在他刚才没有放眼望开去的地方，流着一条潺潺的河。

正当他又重陷入沉思之中，那笑声又突然自他身后传来。

他很迅速的回转头，却仍然没有看见甚么。

这时，他已辨认出这奇异的笑声来自虚无者。虚无者追随他使他烦闷使他不安已近三年。

「你笑甚么？你有话就说呀！」他的心嚷着。他感觉那笑声对他是一种折磨。

虚无者在他附近低沉的回答：「朋友，你哭了一夜就已经够了。面对废墟不是绝望。」

「为甚么？」他的心问。

「因为这里有一座组屋。」虚无者回答。

「我看不见。」

「你真的看不见？」

「我真的看不见。」他向四周重新打量了一遍才回答。

「那么，这里有一座坚实且雄伟的城了。」虚无者回答。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这里虚无，这里才可能由你去建立你自己喜爱的。」虚无者很简单的解释。

他的心却愣住了。

他只听见河水很急的流着。



青山之外

薛依云

刚走出考场，换上军装，一切布景全变了，面对着的是一座孤城，莽莽万山中的一座孤城，四周是数不尽的山峦，自裕廊十六哩绵横到柔佛海峡，其间系统地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那便是新加坡武装部队训练学院。

迎着威严的营警，挤满人的军车便驶进大门。他脑海中不禁浮现着友人的劝语：「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军人，其间的转变，犹如一个玻璃器皿从沸水中捞起即被投入冰冷的水中，必须忍受强力收缩的苦痛。」他也明白自己不是属于仙人掌的一群，第一个礼拜的训练，使向来强调勇猛刚强的他也叫起苦来了。不足的睡眠，起脓的指甲，乏力的双脚，麻木的思维，真使他要倒下去。在这种环境下，有人拼命支撑自己，象风雨中的劲草，有人装病喊痛，有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以维护团体；也有人私字当头，人性的百态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你也许会慨叹教育的失败和人性的丑恶，但看惯时，你就不再把它当作一回事，象这里的朝霞暮色也是淡淡的。

渐渐地，他有点喜欢起兵营的生活来了，因为这样他又可恢复童年故梦的回忆，飞奔在旷野山峦，蠕伏在草丛野林，这一切，在他记忆里都是熟悉的，但有时他也会诅咒山路的崎岖陡峻，可是当临高望着起伏的青山，他胸怀又不禁为之豁然。他会望着山后升起的白云出神。那绿色、兰色的长弧构成他的梦幻，良久，他发觉自己已化为远山秃顶的一株孤树。他有点喜欢山中落雨的情景，但这里不常下雨，即使有，也是小小的，象秋天的雾雨，和着阵阵林涛，成为群山间唯一的声籁，象夜间潮韵，檐下

蕉语，那么飘逸，那么自然。不过遗憾的是：在这里很少听到空山鸟语，偶而传来几声咕噪，显得那么临近，又似迸发自群山深处，象在呼唤春天的名字。

有时跋涉在小路上，插得满身枝叶蔓草，把自己装饰成一棵树，避开敌人的防守线，攻取那座擎着红旗的山峰。但，请不要迷失在乱山中，记得如何判断方向，哪——那是宾干山，那是早安山，那是红毛丹山，那是红屋山，那是侦站山，那是摸达山，那是……那是青山之外，青山之外是什么？当然他会望着高耸的南大图书馆，那即使在宿舍也能望到的建筑物。

在兵营，他很少去思考什么问题，甚至忘记自己的存在，他常把自己抹化在无意的凝望中，什么思家之情或委屈创伤都在悲哀中的泪水下融化。但他并不逃避一切受训课程，即使含着满眶的泪，他还是板直轰般身躯；晌午火毒的太阳烤着头上双层的钢盔，他坐在山上听课，象块欲熔的石头，有时在深山中演习窜钻，弄得手脚伤痕累累，要避敌伏地，即使泥沼刺草也得迅速扑伏而下。他似乎已经麻木了，对着那蓝空的白云，绿野的飞鸟，他知道忘记自己就能忘记痛苦，更何况刚进兵营时军官说：「你不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国家的。」

他不会忘记这是一条崎岖漫长多难的征程，他更明白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考验，他不只要握枪在三十分分钟内跑完三里，或背携二十多磅配备行军六里，十里，他还有二年半或更长的征程在等待他，他不是属于那些口喊漂亮口号的一群，因为有人告诉他，强盗也懂得真理。但他不会忘记那天深山修路的情形，一条漫长凹凸，野草蔓生的山路，在大伙儿努力下，终成坦途，一位朋友感慨说：「人生何尝不是这样。」

青山深处的兵营，处了严厉的处罚，破口大骂，真没有什么了吗？望着群山下幢幢高耸的建筑物，他不禁深思起来：要改造社会，要锻炼青年，不但应从学校着手，兵营更是重要的一环，新加坡需要的不是书呆子，不是沉缅在歌舞声中的青年，而是能把桨于惊涛骇浪中的舵手。

入睡前，他常想一些问题，然后亮起手电筒在被里写下军训日记。那里有趣味的一面，也有苦不堪言的一面，但他还是喜欢兵营的受训课程。

夜幕已低垂了，整齐的步伐操进山谷小径，行军山道中，或坐在山腰，让暮色浸满山谷，看到吗？对面山顶的红灯，那是他们进攻的目标，各人分开独自在漆黑的深林草丛间摸索，爬下山坡，越过山谷，攀向另一高峰，一手紧握着枪，一手披草拔枝，屈脚低头，在密林中钻来钻去，没带手电筒，跌倒，迷途都是你自己倒霉。夜已愈来愈黑了，山势也愈来愈陡了，但在途中碰到的人也愈来愈多，攀上山顶，松了一口气，让夜晚的山风吹拂瘦削的脸颊，望望裕廊镇簇簇的灯串，他又忘了一天的疲劳。

有时他们也在漆黑的夜里，躺在山顶，望着满天亮晶的繁星，「哪，看——那是北极星，那是大熊星，那是……」同伴们指手划脚地嚷着。「但是，我的星星呢？」他偷偷闭上双眼，让夜无语地把黑衣披在树上，晃着，晃着，良久，蓦然化为童年梦中的皇宫。

「喂，醒醒，换班。」

在兵营，每月常有几次轮到守夜值勤，有时在兵营内，有时在山里或到柔佛海峡旁。

亮起手电筒，瞧瞧手表，是凌晨二点了。

他执枪插上刺刀，沿着小径向山上走去，淡淡的月光照得满地斑驳参差，望着笔直的长梯，爬上二十五尺高的瞭望台，蚀骨的寒风吹得毛孔紧竖，而旋转过急或穿林拂草的山风常参杂混成种种怪响，加上裂心的狗吠，吱唧的虫鸣，真使人心中产生幻觉。竖着身子，转动着探射灯，让黄白的灯晕投向漆黑，他不敢望向四周漆黑的群山，只是望着山脚灯光稀疏的兵营和远处霓虹灯闪耀的水晶世界。

有时，他被分配到柔佛海峡旁荒废的别墅值勤，深夜，两人巡逻在路上，或坐在堤岸，听惊涛拍岸的回响，海风拂树的淅沥，梦里误以为雨声，而柔佛海峡对岸的屿山，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向东望去，星柔长堤的路灯，构成美丽的珠串，发出和谐的光芒。

天已亮了，吉普车在谷外响着，他们又得回营作正常受训。忘了昨夜何夕，误以为值身在假日营中。

车已自山谷驶进深山，沿着回旋的山路在飞奔，忽在山脚，忽在山崖，窗外是数十丈的陡坡，真是惊险万状。他在车内望着渐亮的兰空，不禁出神，良久，满天的白云彩霞伴着新月五星旗在飘扬，飘扬……。

「朋友，你来自那里？」

他蓦地一惊，立刻骄傲的说：

「青山之外。」

一九七二年三月



谁伴我 醉青山

薛依云

帘卷西风时，便有一窗山色簇拥而来，几声鹧鸪逸荡在淡烟疏雨里，这样的生活已经响往很久了；是文学作品影响了我，还是弥漫不去那段江南的童年回忆？

投入军训以来一年半的日子里，常有机会接触到山，以致闭上双眼，仍觉有山向你纵来，有山自你心底涌起。

虽然「山」时常在童年的回忆里隐现，但那毕竟显得遥远而模糊，所以当第一次面对着那一片葱笼的绿，绵延起伏不尽的山峦，涵蓄着盈然的生意，高耸抚云的山势，令我惊悸不已，那份喜悦就如钱塘潮涌。

接触了这么多山，如隐没云中的金马仑高原，巍峨的武吉智马山，奔马立势的马西岭……但心花万朵，我只拈一瓣，独爱「巴西勒巴训练区」的群山，那推开宿舍便能望到的翠绿，龙腾虎踞紧接着蔚蓝的柔佛海峡。

终日看山不厌山，生活在山的怀抱里，很容易与她结上不解之缘，闲时，你望着山，山也静对着你，自有一番禅妙滋味。

直到有一天，你甚至会感到山与你已化为一体，山中的一切仿佛全为了你，舒卷的白云，沾雾的花草，澄澈的溪涧，绿挺而起的一伞洲洒，你有携山纵向远方，仗剑君临天下的豪情；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想也不过如此。

攀上山头，几许寒烟中看环结的山峦盘踞整个空间，不要去想现在是作什么野战训练，象去国的浪子，回首望中原，不学古人「念天地悠悠，怆然涕下」，只是心里默想：「鸟啊，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亦是这里的山啊。」望着高远的天空，飘逸着

几朵云彩，一切庸俗的杂念全都净化，「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那时我的心境澄清如不皱的湖。当风起时，有声响从远处扬蹄而来，并形成柔柔的哗响而去，这时千山万山似乎都在悸动，满山翻飞的茅草也出鞘仗剑，就象远处有军队在攻山冲杀，有时急速，有时静止，你的心能不激动吗？

冥坐在山头，望着四周山峦，触目青翠，影浮山动传绿沁，湿润的草野不正是闪耀着生命的喜悦吗？暖凉的山风更吹得满山绿发招展曳摆，豪迈地徐拂过我的面颊，带有几分温馨，于是你说：「好蓝的天呀！所有的鸟呢？」（鸟在云深不知处），走在山径，迎着蒲公英纤小的绒球，这样的季节，该煽着诗集，坐在树荫下编织一卷翡翠色的帘笼，倦的时候，望着那片波动着壮丽的近似凄怆的景色，带有苍凉的古意，于是你问：陶渊明呢？辛弃疾呢？真的不恨古人不识我，只恨我为什么要生在现代？你唯一能找到的心灵慰藉，便是…山。

有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虽非仁智之士，但却酷爱山水，也许是因为我生于山水之乡的缘故，不过我爱山尤过于爱水，生活在山的怀抱不会使你有大海般空旷孤寂的感受。

在早晨，欣赏阳光从弥漫雾帘的远山如浪花般涌来，发出微响，然后又带着一阵草香涌去，那种幽静夹带几分热闹，寂寥中仿佛有音乐在流动；转瞬间，覆盖绿纱的峡谷，横卧如象的群山都被阳光所吞没，偶而的鸟啼，是佳妙的诗句，轻轻挥手，便叫云扬风飞起。

黄昏时候，若在红屋山，尽可幻想倚在篱东窗下，持着一盏菊花酒，在八荒昏矇的暮色欢涌中遥指南山，但南山呢？那是班歌山，巴西勒巴山区最高处，要看黄河落日图吗？一轮橙黄色的落日徐没在远处马六甲海峡的屿山背后，于是所有的山便浸在浓浓的咖啡色里，童年，闽江岸山寺的晚钟呢？震荡着芦苇众的霞光，泻落一江金片……我爱巴西勒巴山区的群山，不仅是因为无穷的山色，也因为每触及我的心灵深处。

还记得去年重阳登高处，云山万叠中，望尽天涯路，忽想起王维的「每逢佳节倍

思亲，偏插茱萸少一人」，能不黯然吗？如今绵绵群山中，谁伴我？是闽江的大姐吗？妳什么时候再拉着我的小手在江畔山上看赛龙舟？是三哥吗？你已远在金门湾，若你听到教堂的钟声，你会想到新加坡河口的大钟楼吗？而父亲，在我刚入伍的时候抚着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这暹罗佛像把它挂在胸前吧！话犹在耳，然而你已航海漂泊在外；山风中频呼唤着你们的名字，而你们都在千山万水之外，既使登上最高的山啊，也望不见你们，「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但即使缀满茱萸菊残，又谁能与共。

当炮弹划破晴空，扑面的黄沙便抖落风尾草尖凝聚的梦露，生活在山的怀抱里便应象山，在我静和无浪的内心，山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形象；气馁委屈时，便推开小窗，望着那片没止境的绿；豪气万千时，便在群山之首挺胸扬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年多的日子多靠山撑伴着我，但随着环境的转变，与山在一起的时刻已渐减少，但这段感情我会深念着，象那不老的黑，扎根在我每一絮记忆里

一九七三年六月

沉思手札

谢清

(一)

他蓄养的那头流浪的狗病死了。终日不安于怀。

他曾送它到兽医处，希望它得救。兽医收了钱，公开的利用他的针筒，活生生的谋杀它。回头还告诉他，这是人道毁灭，能减少它的痛苦。他压着千斤之石回家，每一步一个沉重。看到那条虚摆着的狗链，就感到他是被鞭笞的。他不知它的过去，不知它是如何挣扎生存及长大。但他深深地感到它的灭亡是他造成的。生命该怜惜生命，万物才长存呵。可是，为什么还有人在垃圾箱旁弃婴？

(二)

他常常为自己的存在而烦恼。因此，他以苦役式的方式去工作，用以疲劳自己，扼杀那个要他清醒的意念。而失败却是他的常客。往往在夜深人静时，在无事面壁时，那个内心的我就悄然而来，大声责问他为何不能面对自己而活。他为此曾多次难眠。他深知，他无法活得象个赤裸的婴孩。人们见惯他那披衣戴帽的外表。即使是最亲近他的人，亦不能忍受他的赤裸相对。他熬着夜的苦液；我要活得象自己呢，还是要为人而活？

(三)

如果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他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是使人快乐。而致人快乐的方法有许多种，最完美的一种莫过是不掩饰自己而亦能使人快乐，并且自己也能快乐的方法。而当他要宣扬这原则时，他的友人都大笑而去，且谩骂他是个疯子。回首观

望自己的生活，发现所有的电脑都为同一个经济原则而工作，所有的人力都为电脑而工作，整个社会成了一部刻板的机械。他踱步于海湄，终于明白为何有人故意将砂粒殖于蚌中，令它将痛苦凝成明珠！（四·十二·七二）

（四）

对于情感，他感到不需要太过执着。情感之与人，正如露滴之与荷叶，它能衬托出一种更华丽的色彩，但它必竟是虚芜的。而它的杀伤力，却不逊于烈性炸药。然而，若淡然处之，世人却言之无情。人真能无情吗？他遂想起漆木朵：如果你见到一只麻雀啣住一只蝗虫你如何自处？如果你无所做为，就是眼见一个生命的毁灭，如果你将麻雀哄赶，你就是剥夺那饥饿的生命所极需的美食，当这种时刻，你的心就倾倒。人，自己就是个永恒的战场。（七·十二·七二）

（五）

快乐和满足多少都有关系的。有些人，能仰观白云悠然而过，听风动林响，雀鸣耳畔，便怡然自乐，逍遥世外，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逃世避俗，只要自己真得感到快乐，这快乐就十分真实。他确信，快乐的泉源来自内心。洗衣有时是件苦差，特别是日日都重复着同样一件工作。但如能在洗刷时专心洗刷，自己必能品尝出一种乐趣。（七·十二·七二）

（六）

人们常常指责一些动物残暴无比。其实，人类本身何尝不是？人类只是掩饰得很高雅，甚至摆出替天行道的面孔。除去暴君及政霸不谈，就算一般的人都多少有狠暴性。这尾鲤鱼好肥呵。在说者的内心却是：最好将它煮而烹之。（十·十二·七二）

(七)

每当死神在你的左边擦身而过，你就不得不信命运之神曾在你的右侧拉了你一把。佛家说因缘。生与死，有时只有一线之隔。当那些生死间的刹那突发，及一些突如其来不幸事件来临时；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其所以然，你就不得不信命运之神的存在了。

(八)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事迹。可是人常常忽略了他自己的成长才是伟大的。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自一坠地，便受着七十六厘米的水银柱的气压，要等待母亲愿意才有乳可吮。稍大，冒着跌破头颅的险去学走。及后，又学独自一人在车群如梭，险恶遍布的社会中学习及长大。有时，一日中会遇数次丧命的危险，但自己居然的避过了。而每日，世界上死亡的同龄者何其多，惟死神年复年的未能侵犯自己。想及此，自己的生存是多么的有存在的意义呵！与已逝的比较，我们又较他们幸福的多了。而成日愁眉苦脸的人，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存在，只为一些身外物，而忽略自己，以致连命都丧失了，这种人比灯蛾的存在更不如。（十·十二·七二）

(九)

他时常面壁枯坐。全身枯寂如木，但他的思潮汹涌。人们应该多多思索自己的存在意义。数十年后，今日的青年可能是那时的骷髅。而今，活着为追求金钱而烦恼，为名利而烦恼，为改造社会而烦恼，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又活得如何？有没有活得象一个真正的自己？还是活在别人的影子中？更可悲的，是不是自己只是只应声虫，或木偶式的行尸？还是昏庸的以酒色财气去毁灭自己，不敢正视内心的自己？静坐沉思，是寻找自己的一个方法。每日能抽空自省，多少都会寻回那些失落的「我

」。特别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里，「我」的意义越来越不受重视。众人眼中只有一个钱字。久而久之，人必成为钱的奴隶，机械的一部分。人就失去人的原有意义了。
(十·十二·七二)

(十)

漠视生命，越来越是现代人的特徵。本来在残食其他生命来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的倾向已越扩越大。人们现在不只在节日屠杀其他的脊柱动物，甚至于在他的国家内或国家本土外制造屠场，以进行屠杀人类的游戏。越南，南非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人类为了要维持他数万年的万物之灵的尊严，不得不一边在会议上大谈和平，背地里却品尝着屠人的阵阵快感。如人们有着漆木朵的慈心，相信地球必是一个乐园。漆木朵曾为一朵花的被拼弃做出如下的表示：每当我把一朵花自瓶中取出，丢入垃圾箱，我心中就痛苦纠结，因为它那残延生命仅存的希望已经被夺取。

(十一·十二·七二)

(十一)

杀生，是佛家之大戒之一。有人嗤之以鼻，认为那只是宗教的戒律罢了。如我们认真想想，杀生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人们常否决杀生，实在只是为了口欲而已。如人人都放下屠刀，吾人岂非无大鱼大肉可吃？因而，人们不得不昧心说我非佛徒，不持此戒。但若人人有机会去屠场一行，听听猪只们临刑前的惊天动地嘶喊，那种把最后的生命都挤成声音的嘶喊，阵阵如利刃刺入心肺，继而是腥恶的血池，一排排犹若人体的猪尸，看毕的次日，总难相信观者能食肉知味。那种良知的谴责，见肉就油然而起。那些数百磅比人类还大的生命，一个个就此被剥夺，杀戮。人类，就是凭这些称自己为万物之灵？(十一·十二·七二)

(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寄于星加坡)

孤灯夜笔

谢清

十年

在一次闲聊中，武术教练石川先生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么你就是开始老了。从来没有象今年一般的感到时间的飞逝。一瞬间，又是年末了。

另一部分的原因，大概是那班毕业生吧。只在四年前做过他们一年的级任，转眼又说他们要毕业了。十年前，自己带着那分依依之情离开学校，离开纯情，落入染缸式的社会。十年后，眼看着另一批类似的我，走着前人的路。再十年呢？目前这一批纯真的青年会成怎么一个样子？十年，十年呵。

对这一班学生特别有感情，或许他们是我第一次做级任的班之学生吧。或许，或许他们也对我特别好吧。感觉总是那么怪异的，他们要毕业，反而是自己有点茫然之感。

佛说人有机缘。在我，在那些学生，或许这就是一段机缘吧。只是这缘，已被时间走尽了。缘绝时候，总不好受呵。

四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在四年内看住一个人成长，看着他成熟，看着他一次又一次洗炼自己及至羽翼丰满。这种冥冥的安排实在是微妙极至。自己已逝的四年都成历史，而他们都一度活在自己的历史岁月中，如今，预知这群年青的朋友将走出自己的生活圈，怎没一丝依舍之意？或许徐志摩的偶然最能解释这时的心情吧！流星，相遇，光芒，消失，各自的方向。及后便是音讯渺茫。

有时恍悟自己的痴愚，但却释不下怀。四年，教了他们不少，自己亦学了不少。至少，知道虚究是什么。什么是可把握的呢？一个个的日子？一段段的生活？岁月流逝，人离人合。什么才是永恒？都懂自己少年时种下太多的痴愚。孤灯夜挑，读看周

梦蝶诗句，就不得不佩服他的释然：

早知相遇底另一必然是相离
 在月已晕而风未起时
 便应勒令江流迴首向西
 便应将呕在紫帕上的
 那些痴愚付火。自灰烬走出
 看身外身内，烟飞烟灭。

知己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异梦：一天醒来，突然发觉各人都说着和自己不一样的言语。自己竟然和世人隔绝起来。他们所说的，自己无法理解。自己讲的，他们无从领会。终于悟到，世界之大，却没有一人知道自己的内心及思想。行一天，终而绝望的将话说与岩石听，说与众花听，说与白云清风听。而岩石有颗耐心聆听的心，众花有欣乐的情怀，清风白云更给与自己那种释然潇洒的观感。自此，就不再寻人交谈。仅与清风白月，秋灯寒蝉为友。世人遂视自己为异类。一个环境里活着两个世界的生灵的日子。如果世人都疯了，仅存一人未疯，那么，那人必被世人视为疯子呵。

佛洛伊德说梦能表现个人的潜意识。那么这个梦又解释些什么？

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知心，实在是不易找。尤以现今之社会，人与人之间主要的联系只在钱。父子如此，朋友如此，兄弟如此，夫妻亦如此。若二人无经济关系，那么谈起天来，就如隔着万重山似的，并且步步为营，话题只绕在天气风向之类打转，连要找能谈的朋友都不易了。

年少时，被五四作者们误了，以为真有什么挚友知己等。这观念日夜缠绕于怀。结果就在自己的同学堆里选出数位，想做什么不忘之交。结局是发觉各人始终走着各人的方向，谁也不认真关心谁。终于，酒终人散，各飞东西。一个友谊永固的梦就此灭了。

及长，另一分痴愚又来了。看了「红楼梦」，看了太多的卿卿我我小说，竟起个怪念头：世上必有知己红颜。无奈爱情虽可贵，面包更能裹腹。梦中的黛玉，依旧活在梦中。岁月如水，日夜迢转，瞬间两个十年过去了，第三个十年亦急速迎来。常爱漫步于霞色满天的岗上，让清风拂袖，寺鼓盈耳，霞色披面。无他，仅有清天与落日知我心呵！

与学子们谈天虽不能入木三分。但总比与他人来得宽心一些。至少他们还保有那分纯情，保有那分傻劲。自己一时兴起，狂言起来，他们见怪不怪，不但不会浇一头冷水，反而加入一分狂意。其乐融融矣。只是，目前要找到能摆脱一些粗俗的是似而非的观念的学子来谈天，亦不是易事了。

也不是真的没有人能了解自己。只是人家亦忙，能聊的时间亦有限。环视自己周围，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语言，为着自己打算。空气就密塞得令人窒息了。有时，真感到自己的喉已上了千重的锁。声音在体内回响，回响，回响。东坡的「我欲乘风归去」，正是临风时，衣袂扑暮的情怀。

说了这许多，非在诉苦。只感到自己是个清醒的愚汉。明知身陷痴愚的迷梦中，却无法自拔。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左足离潭右足又陷下去。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谁肯赤着脚踏过他底一生呢？

所有的眼都给蒙住了。

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

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

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

觉者要付出的不只是夜夜的面壁，他还有那些惑人的乱火骚扰。梦蝶如果修行不深，绝不能写出上述释悟的诗。他的知己是一个宇宙。呵，不！是所有的所有及所有的所无。

自己，还在做着恒河里一粒细砂的愚梦。

植树

谢清

植树节。她说她要植一棵树为纪念。她坚持要自己一定完成整个过程。她以细嫩如雪的手举起粗笨的锄，一锄一锄的掘窟，培肥及下植。她在汗雨中把她的树植了。今日，她以欢欣种下了明日的希望。希望中有枝叶茂盛的绿叶，有灿烂如火的花朵。她把日子寄付给它。或许两年，四年或十年后，她将回来，看看手植的它是否浓荫蔽日，是否根盘数里。她深情的看着它，衷心的祝福它。

他在她身旁看着整个过程的进行。他只有帮她撒着一些细碎的小土。他不想再植了。那年，他亲植的一棵弃他而逝。烈日下他猛挥利锄，埋下他那夭折的树，埋葬着他的希望，他的幻想以及他的爱。树，遗下一盏孤灯，一缕缕的孤寂及沉沉的记忆给他。

她浇完了水，回首向他说：我把我的希望种下了。欢欣盛满她的脸。它一定会成长的。他笑着和她说。她走近他，把锄头递给他：你为什么 not 种一棵？

一个患上恋海症男人的症状

谢清

他冒着烈日的芒刺。驰骋了二十多哩，此时正临风面海，海涛一次又一次的淘洗着他的孤寂。

坐于室内。惊觉四壁露出它狰狞的脸，迫向他，以千吨的静穆和孤绝。室内其余的人遂逐渐变形，先是面目模糊，及后是身躯及四肢的变异。他喉上千锁，下咽时，众锁铿锵有声。他无奈地坐看室中的异变。顷刻，室中有巨蚤数个。空气先是糊状，继而成一种溶浆似的，浸着他，浸着巨蚤们。隔着浆状的气流，声音都自绝了，他透过那层模糊，发觉蚤眼的青光都集中向他。一阵冰冷自脊尾井然升起。蚤眼青晶，一足一拨游向他。惊恐活活将他噬下。巨蚤冷冷的将它的钢尖口器刺入他体中，犹如他无情的将水草插入那甜美的冰棋琳一般。他没有感到痛楚。或许他的心已麻木。他看着殷红的血流透过针状的口器流入蚤的体中。蚤眼呈甜美状。他咽下一口唾液，千锁又掀起一阵阵铿锵。蚤们一面在品吸着他的血，一面以它的爪足交谈着。四壁都封死了，没有门，没有窗。光不知从那里来，全室都亮着一种不似真实的亮光。浆状的气流自动性的缓流着。他坐着的椅子不知何时已溶解于气流中，三只巨蚤的巨针嘴插于他体内，支着他的平衡。每一阵的下咽是一串唧铛。他浮白的眼，看着自己的躯身象一个泄气的球声一般干扁下去。他挣扎着，举起他的手，拼下最后一口气往喉头一扯。千锁竟出乎意料之外的轻而被扯落，连带着整个喉结。喉管中，竟喷出一个海来。

· 于是，他突然疯狂似的患上恋海症。

在海湄，他又一次的俯拾他那破碎了的影子。一片片的将它重新拼合，看看那个自己是怎么一个样子。落日在他肩上，徐徐将彩霞燃起。回看前尘，那些颜脸，那些所谓亲人，竟飘渺成烟云。海，延至无际，他蛤蚧似的石立海前，风刮过他的耳，却响起数声清寡的鹰啸。惊觉，自己的恋海症早已深根难愈了。

海滨·夜宿·诗情

谢清

之一 海湄夜谭

海岛的夜是宁静的。它象一首无言的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夜来了之后，潮也跟着来了。那群爱垂钓的少年，一窝蜂的提了他们的钓竿及鱼饵，很整齐的排坐在堤旁，等待着他们的收获。烟火在饭后逐渐暗弱，最终只剩下一团闷然的殷红。

雾好重。只有挤到小营中闲聊。营是由塑胶帆布制的，通风不太好。他们六人中一人便把营的一角翻起。躺着，也看得一天的夜色。天是灰沉的，树影象纸剪的手工，很自然的贴在天角。大概是云重吧，不见星不见月，更添一份寒意。

虽然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夜，不过若不燃灯仍见得着四周的景物。这是一个明夜。但陈君再三强调要把手电筒扭亮，并挂在营中的中脊。营很低，连盘膝垂坐都相当难。因此，电筒的昏黄的光只能直射到营地的地席上，再反射到各人的脸上。因而，只有较接近电筒时，才能较清楚的见到那人的脸。斜眼看过去，这种照明，倒和恐怖片中的灯光照明类似。再加上今夜的陈君，不知何故频频用把梳子不断的梳理着伊的长发。昏黄诡异的灯光，乌黑的长发，清冷露重的夜。不禁令人忆起日本名片中怪谈内一则题名为「黑发」的故事。于是灯下便有一个一个的鬼异故事接下去了。

夜沉重。更多的声音沉睡下去。垂钓的人群中，有人钓得一尾尺多两尺长的鱼。于是他们便哄哄然又围到烟火处，重新加薪，要煎鱼吃了。营中六人对营外那些吃鱼的狂热似乎没有兴趣。大家依旧围在昏暗的电筒旁，低着声调交谈着。

他躺在营中最沉暗的角落。时而参与营中各人的交谈，时而沉默无声。没有人看

见他的脸。他静躺在营中，海风由营侧的缝隙刮进来，吹凉了他半边身子。他从黑暗中望去，营中的各人看似那么的近，却是那么的远。风中问讯，悲中取喜。枕着夜涛，他得清楚地踏着他的每一步。从荆棘而来，不能重回荆棘之处。他幽幽似夜央的烟缕，无声的飘向孤寂的园林。等到吴君问他：喂，你到底是不是睡着了？从黑暗中，他说：我梦见了大头鬼！营中各人都被他引笑了。

在笑声与夜色之中，他想起梦蝶的那几句诗：

「何须寻索！你底自我
并未坠失。倘若真即是梦
倘若世界是梦至美的完成
梦将悄悄，优昙花与仙人掌将悄悄」

有人提议到营帐外，横卧的椰干上长谈。他们便出营了。营外，有一海的潮声在迎他们。风将每一个人吹得更清醒了。

之二．晨 海 之 行

夜悄然的走后，曙光就即刻来了。鸡啼一串串地由远处逐个传递而来，潮也便黯然离去，留下满沙滩贝旋毕卜的嘶喊。风寂人穆。每个营帐内都躺着一些睡眠。似乎只有他们两人犹还清醒。万人皆睡我独醒？

曙色渐暝，他邀她下去沙滩漫步。于是他便在退潮的沙滩上印下第一个不能长存的足印。无言的朝东行。潮已退得远远的。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大团形态狞狰的乌云阻着，朝日挣扎着，想把它第一线金光透穿它。惟云层太厚。它的金光竟烧起层层叠叠的早霞，鱼鳞似的排满全天。连海都沸成金色了。他踱到断堤下，从纵横交错的堤架间隙望去，见那一天辉煌的天色。竟惊叹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回首，见她亦是一脸的朝色。

向来时的路走回去。踏着每一个来时的足印，见四周的景物都已明澈映人了。沙滩上也有其他一些人在行动了。有人在俯拾贝壳。她打起一把红花伞，迎着风背着朝

阳走着。他走近水湄，水竟是清澈见底，海草银鱼，皆历历在目。探足入水，一股清凉透遍全身。好柔顺的水呵。突然，她发现海底还有菊花似的多采的海葵。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一朵朵如花的盛开着。而远山也隐没在云雾里，仅有峰顶清冷的冒出。朝日、霞色、南天、金海、沙岸、潮声及红伞。如果这不是叫着画，它该叫着什么？如果这不是诗，那诗又是什么？谁人会有如此机缘，活在如此诗意的画境中呢？踢着水花，他想香格里拉可能也不过如此呵！

语言此时已是多余的了。信步走着。突然见到一块巨石有如两株孪生的树生生给撕散劈开了似的，分成大小两块。他与她都驻足端详。不知怎么，他竟忆起那首清凄的诗：

「为甚么悲喜总与意外相约？


离奇的运数呵！

如果时光真能倒流

就让我回到未出生时——

回到不知善之为善，美之为美

回到阴阳犹未判割

七窍未洞开时

○

如果世界是方而不是圆

地下天上将永远不得相见

而见时的窘涩，与别时的幽愁

将被影尘遮起——

千岁一日，咫尺万里

纵使隔着薄薄的一层幽明谛听

你听到的将只有沉默」

他望着这块劈一为二，肤纹苍老的巨石；不正浓缩着周梦蝶这首「一瞥」的诗的

内容？他又再一次品尝到由永恒所榨出的苦液，及时间冷然且匆促的跫音。风把晨光吹得更加迷人，谁又能将这些铸成永恒呢？风无言，他亦无言，石更无言。晨光中，他知道此际的沙滩上有好多晨行的人，有多色的云天及那个打着红花伞看日出的她，及那块令人沉重的巨石。及此，他便不再远想了。而他眼中，早已云色苍茫。

（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始至三月廿日零时十四分完稿）



泪的祷语

潘正镭

法师的喃喃，清脆的木鱼，一敲一和，汇成一股山崩洪流，忽进忽息，激跃狂击，大地无可自持的心。山旋地转，头昏欲裂，父呵父，祭坛前，您妻您儿您女呼您千遍千遍唤您万遍万遍，声声震天，隔音的棺柩里，属于另一个极乐里的您可否聆到呵？方圆六十里，寂寂无声。吐焰吐焰吐焰，千丛万丛白烛，风中晃动，鬼影闪闪，凄声切切，仿佛都回归到蛮古的洪荒里了，即使泪流成河，河凝成泪，也照不亮，涤不净，您之来您之去；也掀不起，您慈光闪闪的半丝韵容。黑衣裳呵黑衣裳，飘动一幕生的悲剧，自此您妻您儿您女便披着它送您颠簸的一世去永恒，禁不住呀！愁肠千回转，千回转愁肠。焚锡箔给您一张续一张，燃火熊熊，锡箔化蝶翩飞，魂兮归来，呵父，魂兮归来，于七月，七月，夜里尽是萤火翻飞，流落千陌万衢的是杂沓与喧嚣，鬼门关开锁了，魂们啾啾游逛，寻找自己的家谱；而阴风萧萧，无主的孤魂却伸举欢迎的双臂，做召魂的长嗥，唤来阵阵鬼雨，父呵，竟想不到，这一阵无情的阴风鬼雨竟是淋溶您身，您走的何其突然呀，秋风落叶，不留丝毫声息。那天，那天黄昏您自坡底归来，急促地敲门，手中还提着两瓶驱风油，并且也理了发，但布满面的却是浓重得化不开的愁云。一踏进门，您便抚头而道：今天差点没了命。母亲耿耿慰问，您解释道：在理发时，您晕倒过，还好得众人的抚植。您且说：有位老人家说您真幸运，还可回家。说着，母亲便为您搽风油，您还说买错了牌子，改次才重买。这时，我上厕所，却听到您唤镭呵镭呵，您明知我之所在，却一反往常的要站在厕所外候我出来，我出来时，您却只瞟了我一眼而心满意足似地用晚餐了。父呵父，当我披

衣下楼购物时看您端正地捧着饭碗一眼，真料不到这已属于最后的一瞥了。当我回楼，我真提不起勇气去回想那一刻的惊惧，您双目微闭，改次才买已成空言，死神，死神已曳着黑纱覆您、覆您，固池里的鱼，熄了的火把呵，我真无法想象，瘦弱的母亲是如何去接受您瞑目在她怀中的事实。父呵，您知否，那一刻，我没有哭泣，我流不出半滴眼泪，它们都被我那翻过来的心收敛了，我是那样地带着惶恐而稍镇的心情，抚您。轻轻地附在您耳畔，唤您。父呵父，可怜的妹则附在您躯上，要听您的心脏是否完全止息，她是多么绝望地呼唤着：我要跟爸爸讲话呀！我要跟爸爸讲话呀！可是，回响在室内的是绝望绝望绝望。那夜，母亲为您沐浴了风尘的身子，为您穿上您的衣裳，安您睡在客厅上。那夜，壁上的钟也在与黑夜做长远的搏斗，是何其混沌，何其漫漫，母亲在您躯旁哀泣了整夜，她的口已干，声已哑，她仍然夫呵夫呵的唤您，哭泣您不幸的一生，廿多年的夫妻呵，同甘共苦，竟似如空梦一场，结果却是一片白，白。一个世纪长的黑夜在母亲音亚（两字从广）的泣声中逝了，那稍露曙光已变得毫无意义。我还是毅然地提醒自己，我必须压抑自己，我为您儿，我要尽一切为您辨最好的善后。当验尸官来时，他掀起盖着您的被子的一刹那，父呵，我泪的河堤再也抵不住浪的续次冲击，崩塌声中，粒粒的悲哀也自我眼眶中进出，当我看您瞑目，庄严且沉郁的神情的一刻，我真不能自己了……父呵，您妻您儿您女为您选购他们满意陪您永眠黄泉的寿木。当他们替您穿上寿衣，戴上帽子时，严然的神情，只象一个正浸于梦园的人，那若一个躯在此而魂实归另一度空间的人。您离我们是何其近，又是何其遥远呀！父呵父，您可知，当白布开始捆缠您时，大地忽奏哀音，风似在哭诉着一个终结；正值要杠您下楼入殓时，紧接着撼地的雷雨也潇潇地来了。父呵，您是否太依恋自己积劳而建立的家，是否不舍得您妻您儿您女，抑或不甘让不应完结的生命与草木同埋，长伴黄土？父呵，您亲您友无不流涕落泪，凄怆满空间。您是好人。人人谐谓。早年漂洋过海，在风雨里熬，在波浪中翻腾，您仗持的只是自己的双手，一颗坚强的心，真实的血汗。您不曾损过一个人，虽也不曾受益于一人。耿直的性格，在狭黠多变的商场上只是一只温驯得只会被人并吞的鱼儿。明是上口的饵而

又被友人以无稽的手段夺去，别人都说您傻，但「情」字当首，您总一笑置之地觉得不屑以不磊落的途径去与人强来。人只要能安于生活就算了，早年家乡的沦陷与背井，中年对故乡的遥念，现实的磨练竟使您是如此的安份守己呀。含辛茹苦，培育儿女，您要使每一棵植物都蓬勃生长，使每一朵花都灿然阳光下，您浇之以水，施之以肥，您深切地明瞭儿女的志向，只要是正轨的，您都鼓励儿女们顺着自己的心意去自由伸展，您怀有严父的内涵，无空有严父的架子。对于我们，您恒是勉语殷殷，笑声吟吟。近年来，母亲的体弱多病，常自您的沉思叹息中，我们深知难过与痛苦直啃着您的心，而您总深藏无语。积忧成劳，积劳成累，父呵，近年来您是苍老得多了。您有病，但您一直默默无言，强自忍受，直至您走之前刻，才向母亲透露几夜来都只在厅桌上打瞌，父呵父，您为何不早说，不早说呀！若您早说……呵父，又有人来上香了，烟雾缭绕，肖像里的您，可否感知？呵父，他们，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都是在小时爱聆听您讲故事的小娃儿，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您恒是受敬慕的对象。那时，我们是住在一个小甘榜里，每至黄昏，树下，上了年纪时的长辈们，都手执把扇，海阔天空，畅所欲言。而我们这些小孩子，总静静地倾耳旁聆。您讲的故事，上古传奇，风俗轶事，恒在他们小心坎上敲响着愉悦。呵父，这一切一切，仿佛都随着袅绕烟雾，回归茫茫、茫茫……自从我们迁来新居，由于居高。举目可览尽半个岛国的锦绣，您常赞叹。且常指东划西，向我们解释。组屋前的大小交通圈，您常把它们组成故事，串成线来描述，每至晚饭后，全家人常聚厅上，您必定跟我们谈古今，论时事，念新闻给母亲听，偶而也跟我们做无谓的论辩。您洪亮的声音，母亲常怪您吵于四方，您却骄傲地说：我吃就吃在这声音，我要活到九十岁。父呵父，您之如何奈何天，而今，丧棚前的双灯笼，却亮着六十有三，其远的差距呵，卅年。在您走之前一夜，下班归来，还跟我们讲冒寒寻，戏彩娱亲的故事，如今呵它们却被刺绣于盖棺的被布上。孝！孝！何来的孝！？何以孝！？这难道尽是神的安排，昨天预言的是种籽，结于今天的果实！？而今而今，您下班归来的熟悉步伐声，亲切而跳着节奏的敲门声，逝者如水矣，都随着您乘着命运的乖马，远了，远了，唯空遗回音，永达达在我们记忆的园门，父

呵父，法师又在喃喃，木鱼又在响，超渡超渡，您妻您儿您女披麻戴孝，绕棺而走，抚棺而泣，左三圈，右三圈，倒下一圈水，再洒三杯酒，超渡您，您将经千重万重关，到遥远遥远的彼岸，隔绝人世。七月，七月，鬼的季节，重重狱门皆开锁，您将自由安详过渡，父呵，因为您是好人、好人。让所有的事物都奏起挽歌，父呵父，您听见么？两岸都响着招呼您的声音，莽莽郊野，您将长栖于此，与大地同化，樽酒洒地，您妻您儿您女皆跪于此，安息吧！父。当我们都已是离枝的蒲公英，只是，只是您儿这串带泪的祷语呀，该焚向何方，焚向何方……

（七二年九月二日，父亲三七日。）



房中蝶

潘正镭

有一只蝴蝶从晨早来就一直在我的房间里盘绕，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中投射进来。这明亮的诱惑也无法引领蝶儿理智地循着光源的方向振翅而去。狂乱的飞窜，一连串的失败，焦躁与不安更加深了它与房内绿中点红的墙纸花的关系。

飞呵

蝶

春天在窗外

禁不住的怜悯促使我欲助他迎向白云，但旋即一出警方与逃犯的戏掀起高潮。一种命运与生命的抗衡呵！我真无法想象出蝶儿心目中这张扭曲的面孔——一个面含狡诈的捕蝶手。我无有枪械，无有网器，或许，爱心，根本不能建构一座属于双方的桥梁。一为人呵一为蝶，因为大自然的孕物，千万年的衍化已把我们瓜割得清清楚楚。

一抬头就照面矗上云霄的建筑物割切得零零落落的蓝空。少年歌韵，本该落步于山川大海，我呵，却慵困在一朵朵冷面的墙纸花下为一只迷途的蝶而生愁吁叹！

北上归来，廿小时的长途快车，明而暗而明的葱绿绿醒了我疲惫的眼神。五天的形形色色为我开展了千里路，为我编织了丛丛心花。

笛说：每一次的旅行是一个梦的造成；每一次的回归是一个梦境的幻灭。

池说：也是一段美好的起忆和惆怅的开启。

年如我者，法定的义务叫我们必须接受一段被选择的生活。介于一群年岁相仿的群体中，思想行为背景令我们口是心非，格格不入。但属于我们才共有的感觉：时时若有所失，不知何如的线圈把我们给圈近了。于是，趁日落后跑长长的夜路。在珍珠坊徘徊争论下一个行站：是第八级的电影，抑或保龄球与溜冰场。有时大家都自悔不该虚掷时光，但一般莫明的情绪常狂涛般在我们虚悬的心中泛滥成灾，不知如何宣泄纪律的生活为我们树立起了团体的责任与观念，但形式化的方式也给我们借口不用去

为明日而愁。反正清晨准时起床立正左转右弯衣平鞋晶敬礼午夜准时熄灯入寝，一切即是遵从，也就不去多费心思了。

七天的年假，宛若蝶寻花鸟寻林。去去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眼充流溢着武陵人的惊异，尽管那里不会有夹岸桃花数百步；尽管那里没有落英缤纷，年青的汉子呵，回异的生活方式与景象已为你启展了面面心窗。你且倾耳聆听，诗人明朗的歌声跳在你心中。

然则精神追寻着另外一个生命。

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地方去延续。

你且收拾起包袱，携着盛满落寞情怀的水壶，长途跋涉后一饮而尽。踩谷的幽深山的峻峭，让草端的智慧引领你行走一段大自然的旅程。在大风前，走入一段自我体认的行途。

蝴蝶纷飞。你想你说

彩翼翩翩漫天翔

蝴蝶歌唱。你想你说

音符仿佛是跃出地平面的沙粒，在你空无一物的体内穿梭自如。想起 Pink Flody 的歌。音乐雨随着急鼓，六弦琴唤出火花，引燃你的心脉心臆。Welcome to the Mechine 歌者嘶喉，疲惫而怜悯的音调，在心版上雕着百个千个的无奈无奈无奈。耳尖旋转着巨大的风轮。在盛绽星辉的风前平静地涉入一座满潮的夜，夜步入水中，水流入心中。念由心起。你是一棵临立的槟榔呵，伫立在总是炎热的四季。循环如是。年轮却不断扩大加深。生命的接替是在形式不断的递移中演着。记忆记忆记忆，景象一排排一列列的映过眼。时间呵你是一只被咀咒的磨石，我呵我却要赞美你为一位可敬的敌人。

这种旅程，直接介入体验内在生命对一向迷惑而有准备的人是一次的天地洞开，一座自足的世界，一座未被掘发的原始浩瀚。

生命原是那末的堂奥呀！

蝴蝶仍在生存的网中聚其全力做不断的挣扎尝试。迷茫的腹眼，失感的触角，一歛一飞扑，再再都蕴含着无数再生的希望。四壁的墙纸花被生的意志点得绚丽耀眼。空气顿然由烦躁而爽凉了每一个时间的笛孔，跳跃的音符飞着高昂的旋律。

我禁不住呵禁不住的冲出门外，我要告诉我那在医院中的朋友：

一则蝶的故事

一则蝶的故事

一直到临床时还不知道自身患的是何种病症，只知上手术台是为了一个检验的目的。是在住院的第廿一天后，才看到年青的医生两扇耳挂着听筒，把小槌直往掌心敲才听到：不可能的，这么年青，不可能的。犹如一管尖锐的针往心头扎，楚痛淋漓。癌。一个现代人对未知的病源的第一个醒目学名。不。这么年青。不。年轻的医生撩拨疑虑的眼镜，自言自语地走开了。他瘫痪地瞌上眼。死亡死亡生命生命还年青还痛癌癌不不不。一幕幕恐怖刹那的景象掠过脑海，黄昏里的一缕炊烟溶入了远天边的暮色。

我告诉了他

一则

房中蝶的故事。

对于凌驾命运之上的人，信心是命运的主宰。我念着海凯勒勤的话，踩着平和欢愉的步伐，回到房里。太阳的脚步显得蹒跚了，但，我深知：一颗饱满的生之胚子却渐趋圆熟呀！

四壁的墙纸花被扑得斑斑疮疮，蝴蝶的去向呢？

我搜寻了每个角落，杳无踪迹。蓦然，在乱书堆中我找到了嵌在框子中的蝶，这制成品使愤怒的我提起左拳击碎玻璃面，我肺腑苦痛地欲拔掉蝶翅上的针，一阵突如其来震颤，我看到一股绪红色的液体流自我身。银针，竟自我体。

我呵我竟是一只被禁锢了廿年的房中蝶。

音乐奏着鼓着喊着嘶着窗外的雨下着我奋力鼓着翅蝶呵蝶翅是一种再生的工作生命呵是含着不断递变的形式我在雨中鼓翅而飞：

春天不在这里

春天在窗外

另外一种鸟啁

南子

整个清晨，鸟声就叮叮当当地洒落了一床。

「什么？」你说：「用叮叮当当来形容鸟声？」

我知道用这样的字来形容鸟声是不恰当的。可是我又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有什么办法呢？好象有人一提及海，就用「澎湃」，真太俗了。

鸟这些小子真有一手，一大清早，就用声音的小珠子大珠子，洒了一树。假如不是昨晚贪看书今早迟起床，准在清晨，用手一捧，就抓了两把满满的鸟声，手一松，让它从指缝滑漏下来，叮叮当当的，必定比从树上掉下来的更好听，虽然这个清晨我要起，没有抓到几句鸟啁，但是这个假期，近一星期来，我都起得很早，看鸟这群小家伙，一点也不害臊，在树上表现它的学问和歌喉。

「你为什么把歌喉和学问扯为一谈？」

可不是，你有一副好歌喉，你就可以成名。有名就好象很有学问的样子，难怪这些鸟一清早就在树上唱个不停，大概它也在学某「诗人」参加歌唱比赛呢！

「你又不是公冶长，怎样知道它在唱啥？」

我经过长久的观察，当然知道它们在搞什么花样。还不是那些老套。起初几天，还只是一雌鸟在独唱，不久招引了一大堆雄的。一只雄的鸣曰：「我的翎羽是虹霓的近亲。」另一只雄的啁啾：「我清晨找的虫子又肥又大。」又一只啁咕：「我的窝又

温暖又舒服。」它们在小园子里呢喃。它们的歌翻译成人类社会的语言，当然是我有学位有汽车有洋房入息高之类。

「那么那雌的唱的可不是唱我漂亮，我生的蛋又圆又大又光滑之类的？」

在鸟类的社会里，又不讲节育，有这样唱的可能。不过一般上它们都唱得比较温柔，尤其在恋爱的季节。（当然这种温柔可以伪装。）

那天，我发现在众多的喋喋中，有一声声的高昂穿插其间，我抬头望向窗外，只见在另一棵翠绿里，有一只羽翻朴素的鸟，昂然独立，立于风中，风冷冽，如冰如刀，割切过它的背脊。它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唱，他呈显孤绝，一种透泄尊严的孤绝感。

「多可悯的鸟。」

不，对那只朴拙的尖喙翎羽来说，这毋宁是一种考验，一旦它认为它的唱法在时间的见证下会属于永恒时，它的歌声会泳在历史里，它在内心会有所充实。以我的凡眼看来，它才是真正的主唱者，其余的声音，只不过是伴奏；或是一篇文章内多余的逗点。你会知道，我是怀着虔敬的心去谛听那鸟的清唱，只因他是独特，具有自己的性格。纵使它被人误为拙劣，你不能否认，它在创新。

我完全苏醒的时候，阳光如晨曦的报纸，派在我的床上，亮得一地都是新闻。我听不到几句鸟语，我想，鸟群到哪里去呢？总不成上课去。可是，它们又不必背书包，又不用怕会考，又不用抄讨厌的笔记，不高兴就拌咀。后来，我从窗口望上树梢，树梢上有叶子，叶脉顶着沉落的天空，只见一双双羽翼，浮在大空，划在天上，游戈着。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鸟在天上翱翔？」

可不是吗？这些家伙多蠢，它们竟浪费了整个清晨，用翅膀去测量天空的长，你知道翅膀多么小时，你会知晓长天如何复远。

那天下午，我怀了一颗狠狠的心，到树林去找木丫子，我一定要制一把弹弓，把那些翅膀射落。后来你一定知道，我不会那样做的，不然，我的操行，一定会被老师写上大大的「丁」等。

节日的恋歌

黄继豪

那是一个圆圆而又甜甜的节日。

这里，一则缱绻的神话，传闻在风们的口中，在露珠们惊诧着的眼光里。

妳来，我底恋人，妳来，让我们豪饮寂寞，饮掉那些酸酸涩涩的日子，让我们击掌而歌，鼓瑟而歌，不要去管明天会怎样，后天又会怎样，让我们数红豆，嚼草茎，在林中，在水湄，一任风们在你我的耳旁踟躅而过，云们在你我的眼际踟躅而过……

（然后，吾必想象你轻倩底舞姿如何自吾底左眼中蹁跹而来，又如何自吾底右眼中蹁跹而去。）

我底恋人，妳是知道的，我本有过多的激情，却日日丢蹉在孤寂的岁月里，狂飚季时，我在风雨声中萎缩如一枚风干的苦果，而妳偏不来，空负我坐断无数漫漫长宵。狂飚季后，白云悠悠如我，悠悠我如白云，而你亦当必如我如白云，对不？我底恋人。纵然我曾经是一落拓不羁的浪人。

你手持黄花，腼腆垂首，苦候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里有妳深挚的殷盼，以及一个浪子深沉的忏悔……

小阳春时，毛毛雨从身后打来，妳我把臂共伞而行，踏遍满山草色。梦中的霜，梦中的雾，缤纷落下，模糊了你我双眸的倦意。也不曾回顾身后的山，身后的云，只依稀忆起你我原是旷野里的陌路人，钟鸣处，却相遇在冥冥中。

未曾言悔，也绝不言悔，我原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子，势必循人生的海岸线远航，起锚扬帆之日，亦为你我同登彼岸之时。

我瘖哑如昨，总难于向你启齿述及，纵然我心中有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而今夜，我必手植一梦，梦里有你，有我，方此圆圆而又甜甜的节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

雨落在三里外

黄继豪

在霞光中一座山悠悠入定，而雨落在三里外 ………

入暮时，我遁入后山，循着幽径，冒着雾露，随云朵扶摇而上。我是年青的翩翩童颜仙子，驾凌滚滚白云，滚向天海无涯处。

攀上峰坡，迎风跌坐。仰脸：辗转翻滚的浪汹涌在我底眼睑之上，始顿悟自己是泡沫底下的浮藻，于不断光合不断生长中，迷失了回归的路。

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山

就这样星辰在我的发间筑巢

就这样霜雪在我的鬓眉上开出白花

就这样面对大海面对日出日落

遂忘却了那一枚星子曾经指引过我的命运，忘却了生辰（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忘却风，忘却雨，以及那个梳马尾的女孩。想起我原是菩提树下的觉者，参透每一片叶子的脉络，每一只沙鸥的毛羽，参透生死玄关，参透万法无常。呵，我是我非佛，我非我是佛，而释迦，释迦呢？

设若在远古，我必是栽菊的诗人，躬耕自酌，泛舟航行一季节的寂寞，或者我该是那个满腹忧戚的三闾大夫，行吟泽畔，上下求索，而这是现代，而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孤独的观星少年，日日守候从西山步下的暮色，日日打听云霓远了没有，季候鸟回归了没有。也许有那么一天，天堂的哨呐忽然响起，响在三里外淅沥的雨声中，哗啦啦以河流浮动的姿态划入我耳朵的迴廊里，那时，我该向谁倾诉三千风尘的凄清与落寞？我该向谁问路？迢迢前程在何处？

也许我该带着醉意前往杏花村去沽买一葫芦春天来，等待那吹芦笛的仙子踏着毛毛雨的拍子前来与我共醉在爬满云朵的棚架下，打赌看杏花村里是不是真的只有杏花，以及这年的春天是否还带着她那多雨的行囊，循匆匆奔跑的江水西来又东逝。

唉唉，只因为一束莲馨并不等于多少风情，我的右手便成了一切悲伤的起源，无从也无能远征大地，无从也无能为浪者弹一阙荒凉的征曲，让所有的海涛响在沙滩外，让所有颠发的少年因我而心伤饮雨，让瑟瑟的雨意飘洒进狂狷如你我的心中，在那年凛凛起自悬崖之侧的风凛凛吹皱了一夜的华美之时。

而雨依稀落在三里外，落在深宵杜宇声中。



木碗之歌

黄继豪

一

从蠹虫的归宿中走出，吾傲然转向一朱野草曰：汝一如吾一如飘泊之云。

二

暮落时，披襟的吾望不见翱翔的孤鹜，不知披襟的孤鹜可曾看到翱翔的吾。

三

究竟吾是影子的影子，抑或影子是吾的影子？

四

日昨于餐厅摔了一跤，手中之碗落地铿锵而碎。斯时，座中诸人众目睽睽，始惊觉吾身是一木碗，既不铿锵亦不瓦碎，是众碗眼中一怪异的家伙。

五

屹然兀坐峰顶，回眸处，却见彼云朵正悠悠打头顶泅游而过。

六

雨雨著，室内暮色苍然，始悟之：雨即暮即苍然。

七

吾寂寞是因为吾不愿意孤独，吾孤独是因为吾不愿意寂寞。

八

捻息了灯，顿觉窗外星光毫芒可见，历历在目。

九

从荒野醒来，吾发觉月亮是井口，吾是什么时候跌进来的？

十

吾把门打开是因为门从不曾把吾打开。

十一

吾在图书馆向群书勒索，吾什么也没拿到，只是在书架间找到一只敝履。

十二

吾不能歌，因为吾没有羽翼，歌不在吾，因为歌有羽翼。

十三

吾将月份牌挂上，草们仍然是绿色的。

十四

迺来衣服愈长愈痴胖。

十五

吾又酒又芋时，岁月因吾而清醒，吾不酒不芋时，岁月因吾而酩酊。

十六

吾仅栽下一株花

吾乃走在春天里

十七

偶然扬起手臂，吾底双掌栩然如蝶般飞逝，此后，吾的彩笔日日打听它的行踪与归期。

十八

汝双眸是吾泅泳之海，吾双瞳是汝瞻仰之日，海中之日乃吾中之汝。

十九

吾双眸是剑，秋日佩上，冬日出鞘。



卅

吾眯起双眼，世界遂小得只剩一道门缝，谁是门内的囚禁者？

卅一

吾侧耳倾听吾之心跳声，吾彻夜听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吾知道它还上著鍊。

卅二

吾在月亮的镜面上找到一张斑驳而又刚毅的脸，那是海的脸，夕暮时饮尽晚霞的葡萄酒，随后在诗行中汹涌成一只攻击沙滩的兽。



朝圣

——献给影子，他是我旅程中唯一的挚友。

黄继豪

打开门，苍茫向我走来，雾霭里，有风蹑足而行，冷夜乌黑的秀发因之就缤纷扬起，朦胧中星子的琉璃灯就零落地亮在屋簷之颠。悸动之夜，蛙鸣澎湃如鼓，我就把夜的路走成一个梦，然后舒展，象大地把溪流那枝荒芜的银笛呜呜吹向遥远。

如斯完美的圆夜，当有绝岭供我攀爬祢的孤高，祢的孤高，犹之来自山崖两壁的迴响。赫赫兮如金石之乍裂。啊！我愿以沧浪的水来濯洗祢之纓祢之足，让滔滔的律动流转于时节的惊号中。

如果浪花不曾在海中开尽，请允许我 惦 挂起那串静穆的日子，就只因为那道钟声至今仍未在我耳中逸去，我就永远成为那络佩剑上的彩穗，剑出鞘时，但见寒光，不见我，马蹄扬起处，但见我与风尘共同飞腾。祢是马客之剑，而我，如何一个与日月对饮大海的浪人哪。

我是那只折翼的大鹏，水击三千里，犹未能踉跄成行。一次次的无奈，终未能感动那朵负气出走的云，最初起航的誓言，伟大的允诺，竟成了日后悲戚无状的一张秋叶，在苦难的风中支掌不起自己卑微的骨脉。当渔火一再瞪我以众眼，隐约中始听到自己的呼吸如大海之潮汐，在刺探大地之心藏的起伏中引来不安的动荡。

花开三季，始有星船航向我，桨楫声中我将自己守望成一株忧悵的草，无花亦无果，飘摇如一尾玲珑的舵，领航自己，却无力导航众人，纵令祢倾尽夕阳的斑斓，亦未能把我焚成一条七彩的虹。

朝圣之日，有马东向而行，整装者众，怎么跣足尾随的只有我一人？我象驮着群山的云，一步一咯血，无力翻飞，如何啊我能南面到北地？不要毛毡，不要幕帐，请给我一瓢露天抵灵泉，让我与所有的诗魂永浴于此，同时服膺于刚健与柔婉之神。

湮没的总该让它湮没，我的故事是如斯地平凡，无味且不能悦耳，象一座凄美的凋堡，古典着不曾辉煌过的傲骨。在一次错愕间，钟表伸出两臂猛力自我双肩摇下许多风尘，遂惊觉岁月偷偷在我掌纹的河川上淙淙流过，留下许多错综而又乾涸的河谷，嶙峋着我的性格，坎坷着我的命途。唉，神祇，如今我裸裎伫立于祢面前，祢该明白，我不曾设防，却曾锻羽，在生命之花仍未开遍之时。



二叶

西河洲

(一) 扫地工

门们站着，便把重重黑暗隔开。

必须跨越，必须进入：星宿皆亮成一个距离。盏盏灯合力盛开成另一度白昼。灿烂夜，灿烂自己。无风，风在门外；门外只有黑黑冷意。必须移步

(树只须站着

树 树不必举足)

吾人是剪剪铁绿林，争着发出自己的吵声，散满空之柳絮将汝围起，且漠然瞪视：汝兀自挥汗汗汗奔下。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你做事这样慢的)

路后是路，路前是路，路左是路，路右是路，路把足调到路前，路把足调到路中，路把足调到路后，路把足骗得团团转。团。团。转。

(阿婶你有身了你为什么还要来厂呢？)

吾人冷冷望着汝。吾人冷冷望着汝与汝之子。

汝之子

门们站着，便把重重光明隔开。

(二) 揩车工

今日。吾冷冷望着汝；汝站着。

吾人是机器，机器是吾，吾人列队坦露丑陋底骨架，吾人还年青，吾人还少年，吾人需汝之照顾，照顾吾人乃汝之职，汝之职乃必须天天为吾人清洁身体，吾人亦自知自身之不洁，惜吾人虽有一副躯体，却不能自由转动，故要汝来动手要汝来 ……………

(数着自己的脚步

秒秒秒踱入)

工作并不能附与任何意义，生活是个驿站。丈夫，儿子，孙子，这些汝并不缺少；时间将引踱汝步向极乐。生活站着站着生活。汝站着：用腐蚀的青春去测量岁月底蹒跚步伐，等待日落月落 ……………

(秒秒秒移着

移不出小小表框)

生命原是个玩笑。「尘归尘，土归土。」重复每一个动作，稚嫩的手皱纹的手，同向岁月挥动。汝以深沉底眼睫推开生活，继续挥动。生命，生命原是个玩笑。

(习惯于那种律动

秒恒踱着移着

秒没有暮年！)

汝站着；吾人冷冷望着汝：明日。

后记：「二叶」内所写之「扫地工」及「揩车工」皆指纱厂内细纱间之工人。

厂内是分三班制的，而这里所指之「扫地工」是做夜班的，而下班时却是天亮了。

这里之两位皆属妇女，且都为了生活而来工作的。

本篇试图以新的手法写出下层人仕之感受。

二叶之二

西河洲

值车工

吾人是剪剪铁绿林。

汝跣足踽踽行来，拥抱母亲底期望。三百里外鸟语花香的林荫，已随汝十六岁底生日而渐行渐远；跋涉入这一大片钢筋林，汝蹉跎然立着。

（一组组街灯在白昼傻傻地亮着）

那是一场竞走的开始：酣梦的十一时到街灯休息的七时；好阳光的七时到阳光好的三时；疏懒的三时到欲眠的十一时。轮盘般旋转，将岁月泮入，企图获取三餐的温饱。白灯们自从被安排在白色天花板下之后，就一直亮着。汝站在灯下，站在圆球上；汝没有影子，只有呼吸。

（白天的月亮苍白地亮着）

汝欣然渡江而来，异域底梦甜甜。幸福被植在千里外，因此，汝必须跋涉，必须于林中踱躞。

（一棵池边柳，竟寂寞地被栽在山颠上）

吾人把嘈声灌进汝双耳；汝蹒跚于满身之柳絮，白色围裙围不住汝底单薄身子；喋喋于音与音之冲刺，手忙着把断纱接上；把粗纱换上；把自己的岁月悬挂……

吾人是剪剪铁绿林。

落纱工

吾人高声嚷叫：大丰收。

十二只手舞成忙碌：汝湫湫立在车头，左手拔纱右手插简管，拔纱插简管，长形的圆管与冰冷的锭子相交成单调空洞底音韵。种下所有 432 只简管；吾人又哗哗叫着，开始另一段成长。

（孕育十月

我们等你来）

默默陪着黄油底月光，守着丈夫的面摊。有些恹倦：刚才戏院散场，人流涌出来，多少忙着些，要照顾客人，要洗碗碟，又要当心自己六个月大的身子。真的有些恹倦了。「喂，你可以上班了。」一句话惊醒了在枯坐毫思底她。

（你翩翩然降临

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吾人无从选择；打从被装置成哗哗怪叫的细纱机后，吾人只好顺从自己底命运，让自己不停旋转，让那些种在身上的简管成长了又成长。成长之后呢？

（延续着

你和我底历史？）

一台接连一台，没有让汝喘气的机会。众多梦想在婚后烟消云散了；物价之浪潮把汝重新卷入这热闹的钢筋林中。

（你和我的历史

是他小小生命底延续？）

休息被安排在凌晨二时，从滔滔响声中解脱，黝黑伺机围上汝肩肩底身子。露泥泥，一轮黄月，默默在天上移着莲步；汝禁不住此黑浪，沉了下去，所有的人乱成一片……

....

大丰收：吾人高兴舞叫。

后记：

「二叶」内所写之「值车工」及「落纱工」皆指纱厂内细纱间之工人。

值车工的任务是负责看管细纱机，大约由五台至七台。必须要不停的把断纱接上，把新的粗纱换上。

落纱工必须弯着腰把满了的纱拔出来放在一个纱箱上，再把新的筒管放在机器上。



羽雨

西河洲

——雨如此多情。

群足欢跃地在每一时沥青上匆匆横过，多足且无声。太阳于此日悄然归隐：日曜日。信号灯刻板把自己不停抹上黄；红、绿、一如那薄薄的日历安排着无奈的节目。

羽雨雨成天漠漠

既成雨就该往下堕

翻旗招舞，众伞掌起朵朵晶莹；掌起展翅欲飞的鹤；掌起热闹之行街。生命之途已尽，且听几声响亮之锣鼓声。有嚶嚶声隐隐游来……

既成雨既下雨

哭声能唤回什么？

足们未曾驻足，轮子因前途受阻而不耐烦起来；哭声依旧依依；街边两个妇女悠闭，漫不经心地讨论寿车之装饰、拉绳人数、中西乐队、麻衣人还有汽车队…… 旁边一黑黝黝骨瘦如柴屈起双脚双手抱胸裸背面壁安眠……

天上雨无边无际凜下

将去向何处

何处是归程？

足群匆匆依着一点半场，开心进入冷气之黑厢里看一出戏。

——雨竟如斯情柔。

踩过此叶

西河洲

竟叫人凄迷，飘下的乍然是昨日翠珠底叶；昨日的叶、昨日的歌、昨日的情：

不想两年前吾人是两颗绕着自己轨道运行底星；而今吾重投入那排剪剪铁绿林中，与妳合植此叶，此叶友谊。

从此叶便茂盛起来，呵小小的绣绣，吾大有后悔之意啊后悔为何两年前未曾识你未会知你。幸好吾人还年轻，还能无忧轻唱还能高歌。

不曾忘记叶上布满网络般底情，织着你，织着吾底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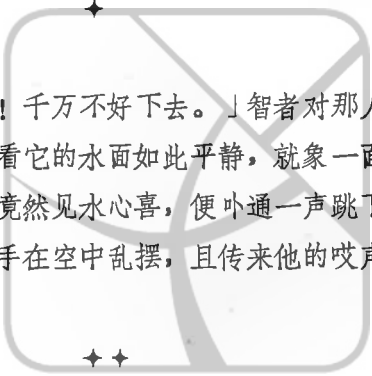
竟叫人迷惑，两年后，那叶竟飘下，竟枯黄。绣绣，记否？「谁是无梦之人，谁能梦尽自己的一生」；而今吾之梦已尽呵而今你我若那掠过之云彩呵而今叶飘下；七百三十日内，叶生叶长叶翠叶黄叶枯叶落 ………

叶落尽若非寂灭将是另一次更生；绣绣呵小小的绣绣，只待妳举步，踩过此叶，而前途路正长 ……… 而吾亦要举步，举步踩过此叶，踩进那雾浓底前方 ………

吾于此日，二月二十六日，祝福你，绣绣。

沉思录

· 林鹤华



「这是一潭旋涡！千万不好下去。」智者对那人说道。

「我才不信！你看它的水面如此平静，就象一面镜子，怎么会说是一潭旋涡？」那人始终不肯相信，竟然见水心喜，便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可是，忽然间，看他在水中不定的挣扎着，双手在空中乱摆，且传来他的哎声片片。

有一群人正在往前面走。智者这时发现那人也混在人潮里，智者忙走向那人，对他说道：「你知道他们往那里去？」

「我知道，一定是个好地方！有幸福，快乐，金钱……」那人回答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知道？」智者问。

「……………」

智者把那人的身体从人群中提升起来。指着前方让那人看。只见前面有一个大土坑。人们走到那里，便一个接着一个掉进去，空气中还传来一股臭气，那人急忙掩起鼻子。

◆ ◆ ◆

有一个人紧捉住旋涡里的一根木柱不放，以为这样可以免于被捲入旋涡里，笑着对智者说：

「这样子便安全！」

「再过不久，这木柱子一烂，你终于是要被捲入旋涡里的！」说完之后，智者暂时离开他。

当有一天，智者回来看他，只见那人在水中不停的打转，大声呼叫不停！

◆ ◆ ◆ ◆

来到一处设有交通灯的十字路口。路上车辆在作有系统的穿行，红灯停、绿灯走。这时，智者走到交通灯旁，关闭了电流，顿时，路上的交通系统陷入大乱的情况。汽车与汽车相撞的声音不绝，许多人在破口大骂；有人在大打出手；有人在大按车铃……

那人站在智者旁边旁观这一切，掩起脸低泣。

◆ ◆ ◆ ◆ ◆

智者把那人带到一个地方，只见人们正在玩堆木积比赛，每个人在竞赛把自己的木积堆得高高。

这时，可以看到下列的情况，有人趁他人不注意时，把别人的木积推倒；有人却走到他人背后，忽然抽出一把刀，刺向他人的背窝里；有人却在相骂，大吐口水；有人在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智者见了，用口大力一吹，所有的木积都倒了。人们顿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在四处乱窜，有人捧着木积大哭；有人跪下来；有人倒在地上……

那人见状，大声叹息不已。

29·11·75

◆◆◆◆◆

那人向智者说：「神是万能的。」

智者问他：「神自何处来？神自己创造自己？抑或别种东西造祂？」

那人听后沉思好久……。

◆◆◆◆◆

在甲乙二人的中间摆着一杯茶。

甲对乙说：「这茶的味道是淡的。」

乙反对甲的说法。「你错了！这茶应该是浓的！」

于是二人便开始在那里争论，几乎快变成一场打斗。这时，智者把二人的口拉开，灌茶入他们的口中。只见二人停嘴，看着茶杯不说半句话。

12·12·75

◆◆◆◆◆

甲乙二大富翁正在算钞票，比赛谁的钱最多。

有一个人匆匆忙忙的递了一份报纸与他们。报上报道以前的钞票价值作废，以后将以石头为钞。甲乙二富翁阅读以后，竟放声痛哭！

◆ ◆ ◆ ◆ ◆ ◆ ◆ ◆ ◆ ◆

甲乙二人背负了二袋的宝物过海。

游到海中央时，浪高三尺，狂风猛吹，一时二人被卷入大海浪内。

甲开始对乙说：「让我们把这二袋东西丢掉，以保全生命！」

「不！要丢，不如你的也给了我，我想要更多的宝物。」

乙不肯接纳甲的意见，却把甲的那一袋也放到自己背上。甲因御下那袋宝物，身体轻快，一游便到岸边，当他回头再看乙时，遍寻不到乙的影子。

◆ ◆ ◆ ◆ ◆ ◆ ◆ ◆ ◆ ◆

乌鸦统治了整个鸟国。于是，在走马上任的那天，便召集了所有的鸟，向它们下令：

以后，每隻鸟必须穿上一律的黑服。

其中有一隻白鹅鄙视乌鸦的做法，自始至终都不肯穿，一直穿着白袍。乌鸦便立即下令逮捕它，送入牢狱。

经过几年，白鹤终于把乌鸦打败，自立为王，并释放那隻在牢狱内的白鹅。

24·12·75

◆ ◆ ◆ ◆ ◆ ◆ ◆ ◆ ◆ ◆

有三隻狗吃完晚餐之后，二隻躺在门口。另一隻跑到巷口尽处，仰起了头，在反覆的作呜呜，有时高有时低，象在创作一隻曲子。

「这对它有什么好处？又不能赚饭食，只要能守门，有饭吃，就够了！还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种无谓的事，真是太傻了。」坐在门口的一隻对另一隻说道。

「我想如果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守门以外，不去练习一下嗓子，恐怕将来我们都会失掉吠的能力！」

说完之后，它向那隻还在练习嗓子的狗望去，好久好久，不曾转睛过。



有一天，乌鸦王出国访问白鹤国，看着白鹤身穿白袍，长嘴巴，长脚；一时不禁深深为这高洁潇洒的形象着了迷。回国以后，便下令所有的乌鸦必须把全身染成白色，拉长嘴巴，拉长双脚，以便媲美白鹤；还要乌鸦改食鱼，移居到水边生活。结果，因不习水性，每年乌鸦的死亡率高达六十巴仙。

我在山头

沈璧浩

我的脸庞发麻，阳光一直都停在我们脸上。此刻，静寂如一张绿色的被褥，覆盖着群山。我佩服群山能在这样的炙日下，睡得如此安然。甚至，刚刚过去的一场浓密弹火，也没法吵醒安睡的山。

我们背负倦意向前走，莱福枪横在手上，渐渐感到重甸。走着，太阳那个可恶的家伙，挥着一枚铁锤，在我的头盔上一下一下的敲击着。头盔上插着的杂草有一些掉下来，我一面走，它们一面在我眼前摇曳着。

Take five! 排长说，意思是说我们有五分钟休息。

如获大赦。我们蜂涌向一大片黑荫。风吹着地面上的荫影，幌着幌着。我的水壶给人抢过去，水象一柱白蛇，奔向他如蛇穴的口中，他不住喘息。我看他整个人湿透了，我知道我也一样。没有人开口说话，有的静静烧着烟；没有人除去身上插满的乱草，就这样一个一个躺在地上，我拿下钢盔，钢盔上的乱草中，好容易就找到一只走动的蚂蚁。

一阵恶感立即升上心头。我讨厌山，差不多是每一天，面向这片绿色的静寂。想到绿色，又浮起一片莫名的惊悸。我让松散的身体倒在地上，象一堆泥土。

可是，我听到自己的一颗心，动着。

一阵风吹来，把我吹到迷惘的过去。薄薄的愁伤，慢慢长满胸臆。

这个时候，从书局出来，跨过大马路。我看见整条马路上都是阳光。

这个时候走出戏院，从冰冷的黑暗中出来，迎面飞来一记阳光，正正打在我的鼻子，一阵昏眩。

这个时候，一本书由我手心溜下，我覆在床上，倦意愈来愈重。

这个时候排长已经整好装束，一堆堆躺在地上的乱草骚动起来。忽然一片黑荫变成一队凶恶的小队。我已经准备好一整个弹簧匣的子弹。

组屋

沈璧浩

长廊地板上，映着部份日影，部份是柱子所倒映出的形状。随着时间，日影是渐渐移动的。柱子的倒影也时而改变，但还是夸大的。苍蝇三三两两，象无数轻盈的乌豆，一下子弹到东一下子弹到西，每次弹起，都是一大堆哗啦哗啦的弹动。地上很脏，那些尸骸四散的废纸，有些还沾着食酱之类的液汁，留弃地面，地板本就是一块一块的污斑。有一股气味蒸散着。差不多每座组屋，拥有自己一股独特的气闻，用力嗅可以辨出是一种极其熏鼻的尿香。靠近梯级的地方，气味愈浓郁。梯级藏在组屋一角，曲折向上。组屋的大肠。墙壁灰水是旧的，部份脱落，一隅呈现焦黑的污迹，是被火熏黑的，壁上爬满丑陋的字体。一些女孩子的名字缠绵着一些猥亵的字眼。男女生殖器官图解，一些描绘得很精细有些是几笔抽象的粗线。壁右角，有一块较大的空白，极为抢眼。那里，端坐着一个鲜红的字体：奸。

电梯的门时常关闭。人在底楼时门开在顶楼，人在顶楼时门却在底楼开着，这是无法解释的。按钮每天重复被不同的指头按压。人和按钮的关系便是这般机械无味的。它唯有被重复按压，便一无所值了。箭头出现心的指向，向上或向下。每一次铁门打开，总发出一阵震悸，眼前现出一个空铁箱，除了一盏昏黄的光晕，和一把旋动的风扇之外，箱子了无生气。棺廓。又是按钮，这里是按钮与人的世界。箱子在临闭之前，又是一阵痛苦的搐动，象一个心脏病患者临终的抽搐。最后只剩下一列长缝，可以窥见长廊外的柱影。柱子旁边站着一个圆形的垃圾筒，泥灰塑成，坐镇在那里，呆望着地面残弃的纸屑，有一角破落，现出里面铁枝塑成的骨骼。终于整座

组屋往下沉，结果连那唯一透入生息的门缝也淹闭了。组屋不断沉下去，而且沉得很深，最后那个垃圾筒一定沉到底。门再次打开，阳光哗啦抢着进来。长廊地板较为干净，并且铺遍日影，那是比较接近太阳的原故，几只小麻雀在廊上跳跃着，啾着。有一只在廊干上，突然跃了下去，抛出一道很大的弧影。下边是个停车场，停满气车。各种颜色，不经设计的摆设，杂乱无章。阳光泻在金属车顶，玻璃扉面，万亿支金箭迸射出来。 嘈声四面八方倒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oc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十 三 人 散 文

编选者：黄继豪

封面设计：孙琴安

出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承印：新的印务公司

日期：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定价：\$ 1.80

统一书号：0082